

# 觀察

第五卷第...

出版六期星逢

## 第六十期



## 第四卷

**論反扶日** 李純青 專論

**再為徵用國外資產呼籲** 簡貫三

**漢字的改革** 劉學濬 外論選譯

**美國教授關於北平迫害大學事件的兩封公開信** W. W. Lockwood等 生活與文化

**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 劉緒貽

**翁文灝組閣經過及就職以後** 觀察特約記者

**熱河之戰** 觀察特約記者

**宛西烽火與鄂中江漢之間的潰瘍** 觀察讀者投寄

**浙大文院革新運動** 觀察讀者投寄

**詳記**

**週末闢欄** 觀察文摘

**生意經與外交** 何永信

**論作官與用人** 浩然

**發行所：觀察社**  
地址：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  
電話：(92)62432  
電報掛號：590021

**訂閱價目**

平寄	五十萬元
掛號	六十萬元
航空	七十二萬元
月掛	八十四萬元
郵資漲價	八十六萬元
國外	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台訂本**

第一卷上册	有售
第一卷下册	有售
第二卷上册	有售
第二卷下册	有售
第三卷上册	有售
第三卷下册	有售

售價：每册六十萬元  
掛號：每册廿五萬元  
郵費：每册廿五萬元

**廣告加數**  
照定價一萬二千倍算

**廣告價目**

封底	壹色六千萬元
全面	五千五百萬元
半面	三千萬元
通	壹面一千七百萬元

**退稿附郵**

平退	附郵五千元
掛退	附郵一萬五千元
航空	附郵二萬五千元
航掛	附郵三萬五千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事後函詢，不易查獲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顧孟餘

編者先生：這次行政院改組，大家的確很失望。六月二日大公報社評也很露骨...

比較起來，中國還是比較受美國人注意的。雖然這是失望的注意。兩月前，GALUP輿論測驗，贊成援助中國政府的...

爭。否則，美國是一定會在亞洲作戰的。一九四〇年，日美關係果然緊張起來，他又寫了一本『遠東和平的先決條件』...

傳統，為自由與民主，參加世界大戰，却反到落伍，變為反動的堡壘！這話是三年前講的。今日看來，邱吉爾的主張西歐聯合，杜普門主義，馬歇爾計劃...

願的發表願氏為副院長呢？這大願氏到底有沒有答應，局外人不得而知，不過照形勢看上去，似乎很成問題...

反對援華的，中以裴斐教授最值得注意。國會通過援華貸款後，他立即在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說，認為貸款等於石投大海...

大約裴斐先生自己也就看到，事實的演變，每與他的主張，背道而馳！所以他在「一九四五年又寫了一本書『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長江的水位。近來水勢漸低，但淫雨秋汛時，則不可預測，而江漢，三角地重要的堤塘，如監利江陵附近及漢水潛江以下的七十二堤...

二十世紀的「神聖同盟」

編者先生：美國是歐洲文化的邊疆，它外交也因傳統和重視工業的關係，重視四歐...

定要做「戰戰」一書。他認為遠東紛爭是各國工業文化，彼此伸屈的必然衝突...

聖同盟，阻礙社會改造的反動。裴斐教授慨嘆地說，果真這樣，豈非歷史上的大悲劇？美國兩次違反自己西半球門羅主義的...

（上接第十五頁）湖北已繼續奮鬥的命運，臨到多艱方殷的時候。鄂東創夷未復，鄂北紛擾不已...

（六月五日）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本期作者

- 李純青：大公报社論委員
- 簡貫三：立法院立法委員
- 劉學濬：
-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 何永信：

# 論反扶日

純青

安平先生在醫院派人帶信來囑我「寫一篇反扶日的文章」。半年索一稿，我不好意思拒謝。「反扶日」是縮句，全題應該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復興軍國主義」。照邏輯說，可以分開幾組命題：(一)日本有沒有復興？(二)復興的是不是軍國主義？(三)美國有沒有在扶植？(四)中國該不該反對？

耶穌說：「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惡意。」我向上帝保證，不作謊言，以上命題，就我所知，請試論之。

## 在不在復興？

日本復興有個五年計畫。美國要人屢次報告，日本政府也在公開宣揚。今年一月廿二日片山首相在議會說：「五年計畫的第一年——今年度，鑛工業生產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主要食糧增產百分之十。」經濟安定本部長官和田博雄這樣補充：「五年計畫的總目標，為達到一九三〇——三四年的生活水準。今年重點在石炭、電力與運輸，為培養日本經濟的基礎。」據東京朝日新聞二月二日所載估計：「今年度生產總額為一九三〇——三四年平均生產水準的百分之六十。」去年生產成績，據日本政府報告，電力及化學工業已超過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水準了。總平均約為五年計畫總目標的百分之四十。日本生產指數投降時不到一九三〇——三四年的百分之二十，去年已為百分之四十，今年將為百分之六十。復興是有計畫有總目標的，而且事實證明能夠實現的，「是，就說是」，日本確已在復興。

蘆田內閣接替了片山內閣，特萊勃爾飛到東京，日本復興計畫擴大了。三月廿日蘆田首相在議會報告：「美國要援助日本經濟復興，一九五四年生產將為一九三〇——三四年水準的百分之二十五。」蘆田得意洋洋地說：「日本人並不劣於世界任何國國民，今處逆境，但機會很好，我們決心向復興經濟邁進。」三月廿六日特萊勃爾代表團在東京招待記者，更明白宣佈：「日本產業並不被限制於一九三〇——三四為最高水準。這個水準是除去賠償工廠對日本生產力的一種估計。只要日本能努力生產，超過一九三〇——三四的生產，仍可以承認。」

「美國今年對日經濟援助是五億八千萬美元。」關於賠償問題，斯揣克的報告和我們意見相近。「這以後，就說五年計畫要在三年完成了。五月十七日日本政府簡略發表其五年計畫，「總目標是：生活恢復到一九三四年，工業恢復到戰前水準。」現在復興計畫已改成：三年內完成一九三〇——三四水準，五年後，即一九五三年的工業生產，將等於「戰前水準」一九三七年了。「是就說是」，日本不但在復興，且復興得太快了，三年一轉眼，五年一瞬間，一個「七七」前夕的日本，看看就要再來了。

## 是不是軍國主義？

司徒大使說：「余以為無任何人能提出日本軍力之任何部分現正予以恢復的證據。」卡勃特先生說：「美國已把日本武裝完全解決，現在日本沒有一隻兵船，沒有一輛坦克，沒有一架飛機。」胡適博士說：「日本如果始終維持現在狀態，無海空軍，無殖民地，決不能恢復其侵略武力。」以上都是為日本復興解釋，復興是復興的，不過那是給日本「生存」，叫他們「自給」。「不是就說不是」，那是哄騙小孩子的話，說這話的恐怕都不懷好意。

難道我們可以說，海上保安廳只有艦艇三十八艘，「沒有一隻兵船」？說「常備訓練部隊」不是陸軍，不開坦克車？說十二萬警察（實際已有三十萬）所帶的槍都是玩具？說青森開闢的大飛機場是要種橄欖樹的？說美國在所澤訓練的飛行員是為了解D D T？說日本冶鍊的鋼鐵比棉花還軟？說日本製鍊的鉞可吃可穿呢？那是哄騙小孩子的話。

日本復興是為「生存」還是為戰爭，分別這件事太容易了。如為和平地生存，則不應當發展軍事工業，但是五年計劃是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的，今年重點的右炭電力與運輸就是要培養軍事工業的基礎。根據一個日本記者前年的估計，一九五〇年日本工業各部門的比例將如下：機器工業佔百分之二十一，化學工業佔百分之十九，金屬工業佔百分之八，紡織工業佔百分之十八，食品工業佔百分之十。這個比例，重工業與一九三五年相埒。到今年又不同了。五年計劃所列的幾乎全是重工業，輕工業可以自由，漫無限制。特萊勃報告關於賠償採用斯揣克的意見。而斯揣却是主張取消賠償工廠的。取消些什麼工廠呢？據三月廿五日東京朝日新聞所載，其中有四十五個軍需工廠，一百零八個飛機工廠。廠名全部開列出來。有一「帝國兵器第一工場，關東兵器，日本特殊鋼，三鷹航空工業，三菱重工業福岡工場，住友金屬，特殊航空兵器工場……」（恕不全抄）本來最重要的軍事工業已留下，例如八幡製鐵，中島飛機廠，日本鋼管等，這回所有主要兵工廠全都留給日本了。修正的五年計劃，舊五年計劃可以三年完成，就是加入這部不許拆遷的賠償工廠，組合而成的。

這樣龐大的工業規模，軍事工廠無所不備，是為了過和平生活嗎？請問蘆田：三月廿四日午前十一時蘆田去見特萊勃，向他保證：「日本可以對美國的忙，做亞洲工場，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大。」蘆田的話是誠實的，「是說就是，日本復興與包括無數軍事工業，其目的，一種口實，並不是為了生存，而是為對美國打共產。主要是復興軍事工業，並不是復興和平生產。

推著戰爭的目的復興，雖然輸出工業也要擴大，紡織業已允許可發展到四百萬紡錘，最後紡錘限度為一千二百萬個。現有商船一百三十萬噸，可以允許增加到四百萬噸（大商船隊與大運輸艦隊並無區別）。但是，整個工業是往重工業發展，整個經濟是走向戰時體制，非常明白的。特萊勃給東京證券市場的刺激可作見證，以下是股票成交的比例：（見三月廿八日東京朝日）

二月二日到五日	重工業二九·一%	輕工業二九·八%
三月五日到十一日	重工業三九·八%	輕工業二〇%
三月十二日到十八日	重工業五三·六%	輕工業十四·四%
三月十九日到廿五日	重工業五六·九%	輕工業十二·四%

人人爭買重工業股票。重工業愈發達，不動資本所佔比例則愈高，僱傭勞動則愈少，日本人民生存則愈困難。這種復興政策，是驅日本人民去戰爭，絕不是要他們生存。就「自給」而論也是：這種工業愈發達，日本經濟則愈不能自給，因為它是要養戰爭的，不是要養人。請以事實為證：一九四六年日本對外貿易為一九四七年輸出漲三·六倍，輸入漲五·七倍，工業恢復，入超更多。

所謂日本生產對世界經濟有益，實情如下：一九四六年日本輸出美國佔百分之六十，一九四七年減至百分之十六。同時，一九四七年日本從美國輸入佔百分之八十八。有益之一是美國市場對日本關門，日本市場對美國開門。一九

四七年日本輸出東亞佔百分之六十六點九。有益之二是變東亞為日本殖民地，也即是美國的殖民地。看今年三月份日本民間貿易統計也可以知其妙諦，日本輸出東亞佔百分之五十五，由東亞輸入不到百分之五。日本輸出美國僅佔百分之三十，從美國輸入却佔百分之八十四。

「是說就是」，日本經濟復興並不能使日本「自給」或使日本人民過好日子，對美國是有益的，對東亞却有大害。復興的主要目標，是備戰，要戰爭。政治問題一字不談，這已經十足是復興軍國主義了。

### 有扶沒扶？

我很願意設法給美國逃避責任，怎奈美國自己無意畏避何！他們對扶日工作侃侃而談，大員一批批的去日本，大搖大擺，招搖過市。特萊勃報告書說：「現在，復興日本經濟，變成佔領的主要目的了。」佔領的主要目的，既不是消弭日本再起侵略，刪除日本的軍國主義，而是復興經濟，即復興軍事工業，實際變成日本佔領美國，美國對日本有所求了。難怪特萊勃報告開頭就向日本作揖，要求協力。日本不復興，好像美國比日本還要焦急，所以不斷搬出計劃，搬出錢，搬出貨來。日本計劃想不周到的，美國替它想，替它補充，替它擴大。斯揣克報告說：「沒有美國的援助，日本復興是不可能的。即一九五三年復興計劃完成的時候，也仍需要外國援助。」特萊勃說：「美國應大大努力，纔能使日本經濟復興。」蘆田說：「新內閣的重要使命，乃導入外資。」三月廿九日蘆田在交詢社演說，估計今年度美國援助日本可達十億美元，折合戰前日元三十五億。特萊勃為日本向美國國會議員請求救濟。斯揣克替日本要求取消賠償工廠。六千萬美元棉花貸款已成立協定。沒有美國這種種援助，老實說，日本復興是不可能的。日本在美國單獨管制之下，操生殺予奪之權，沒有美國的保護扶植，復興是不可以想像的。「是說就是」，美國確在扶日，不容否認。

### 該反不該反？

如果美國扶日復興軍國主義，能够找出任何合法的根據，當然我們不能反對。可是，找不出來。波茨坦宣言規定：「對維持日本經濟所必需及可以貨物償付賠償的工業，允許存在。但可能使日本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則在限制之列。」這裏有兩個問題：（一）「維持經濟所必需」，是說維持生活，其生活應不超過遠東被侵略國家人民的生活水準。現在日本生活固然不太舒服，但其水準已超過我們的生活水準多多（二）計劃復興的工業，差不多全是「可能使日本重新武裝作戰」的軍事潛力。「不是說說不是」，日本這樣復興及美國這樣扶植，實在破壞波茨坦宣言，應該反對。

中國受日本欺負了五十年。八年抗戰，對打倒日本也頗有貢獻。我們中國人，身受其災，無一倖免。或有兄弟，在戰場陣亡；或有姊妹，受日兵蹂躪；或父母被害，有不共戴天之仇；或其本人乃從彈雨中，刺刀下，逃出虎口的餘生；有室有家，毀於砲火；錦繡河山，血污糜爛。今日日本即將復興，三

年一轉眼，五年一瞬間，很快很快的，就要面對跟戰前一樣兇狠一樣強大的敵人，在感情上，莫說愛國，凡是愛自己及愛下一代兒女，當然也要反對，這感情極其自然，不該加以侮辱壓迫。

說不該反對的人，沒有任何證據可以否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像我以上所說的，他們一條也不能反駁，只是武斷，武斷，令人憤慨的一切武斷。勉強只能說出兩點理由：(一)日本再武裝起來，是要打蘇聯的，我們相信美國吧，用不着杞憂。(二)像卡勃特先生所說：「餵你，你反對我！」中國人好像一羣狗，吃了主人的白米飯，就該向他搖尾乞憐，一切順從。就是說，麵包住你的嘴，填死你的愛國心，你：中國人，既受美國「協助」，就無權可以反對扶日了。

第一點理由，我看並不充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日德簽訂防共協定，一直防到一九四五年八月莫洛托夫對日本宣戰，日本侵略地方可多了，就是不敢去打蘇聯。舉個最近的例吧，我們知道蘇聯領海的漁場很好，日本為那個漁場糾紛，年年誇下海口，要賭國運。但是上月廿九日雲仙丸漁船是在長江口外被俘，日本有計劃的在侵犯中國漁權；現在蘇聯領海的漁場，日本敢看一看嗎？再

# 再為徵用國外資產呼籲

簡貫三

徵用國人存放國外資產的呼聲，若斷若續，為時數載，迄今事實猶新而效果渺然。回憶過去，體念時艱，深覺骨鯁在喉，不得不以沉痛心情舊話重提，以期追尋問題的踪影，而求解決的途徑。

徵用國外存款的呼聲，為着戰時財政的緊迫。後來呼聲愈高，範圍愈廣，凡動產如銀行存款，政府債券，公司股票，以及其他各種不動產等，均引伸在內，統以「資產」二字表示之。

國人在國外各種的資產，究有多少，迄今連約略的數字也無法估計。現在所可約略估計者，僅「銀行存款」一項。據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一日聯合社透露美國財政部的報告：「一九四一年六月止，中國私人或公司在美的存款，有三億五千六百四十萬美元，其中八百九十八戶為僑華之美國人，一百一十六戶為前敵性國人民，九百四十六戶為中國私人或公司，一千五百戶為無名氏。」再據美國某經濟專家的估計，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止，中國人在美存款，有一億一千八百萬美元，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止，公家存款，計二億六千萬美元，私人短期存款共餘七千九百萬美元。本年三月三十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所發表的報告報告正案，估計中國私人所有的黃金外匯與各國外幣，約合五億美元。根據以上各種數字，中國私人與法人在美的存款，戰時可能有十億以下三億以上的數目。勝利以後，數目銳減，確係事實。戰時的存款數目所以有如此鉅額的原因，一由於抗戰失敗主義的作祟，引起了資金逃避，二由於一九四

就說可信任美國的保證，請問滿谷事件同胞死於非命，美國保證了什麼？美國不但不給中國保證，反倒處處糟塌中國人，用以滿足並收買日本人心。或謂只怕中國不復興，不怕日本復興。須知日本復興是違反投降條款，反對扶日及日本復興，是我們戰勝國的權利。中國不復興是中國自己的事。其所以不能復興，正是因為無民族觀念，一味依賴心理，只顧眼前利，不管來日多所致。「不是說不是」，一旦日本復興完成，侵略中國只待一聲命令我們是無保障。第二點理由對中國太難堪了。不知中國拿了人家多少東西，而至應被剝奪愛國的自由。司徒大使的警告，威脅，實令人感到失態。為民族的自尊心，為國家體面，為子孫，為國際信義，反扶日不能說有錯或有罪。美國施惠，受者無幾，感恩何從說起？我以為反扶日是丹心碧血的愛國主義，絕不能解釋為敵竹槓的手段，「是說說」，扶日該反，愛國沒有市場。至以「反美運動」為恐嚇論者，我記得，戰前日本也在狂言「支那的排日運動」，但也竟有「不幸的後果」。

我以誠實無妄的態度，寫我對反扶日的良心意見。公道自在人心，是非當有事實判斷，可憐中國，神其佑諸。

一年七月廿五日美國應我國政府之請，封存私人在美的資金。至於戰後銳減的原因，一由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美國政府頒佈第九十四號「一般許可證」(General Licence)將各國在美封存的外匯資金，均予解凍；英國政府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分別公告廢止「對敵通商限制辦法」及「封存資金法令」第二條第一項」的規定，將所有資金，一律解凍。二由於解封以後，各存戶紛紛提取現款，或用作工商的資金，或轉購其他動產不動產，以謀財產的安全。至於因此而歸化外籍或化名外人，意圖逃避政府的徵用者，更有人在。

這般人為自私自己，既不惜改名換姓，又不恤國家艱危，天良泯然，令人髮指！為國格，為人民，我們還要廣續過去的號角，再接再厲，使其不能逍遙于金屋錢園之中。

對於這個問題所發的號角，先由參政會喊出來的。民國三十三年參政會三屆三次大會，為了改善士兵待遇，通過了借用人民外匯資產一案。敗政部外交部曾為此案向英美政府洽辦，英國政府以「存戶姓名，向不註明國籍，各戶存款數額，對外應守秘密，披露存戶資產，違背信託，不免影響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堅持反對。美國政府以「外人存美資產，應受法律保障，美國政府從未經當事人許可，我法庭裁決，不能擅自轉讓或提用，存在各州的外人資產，受各州法律保障，聯邦政府無權侵及各州的法律，「經濟自由」及「私有財產」兩原則為美國社會基礎，而徵借私人財產一舉，與此原則相觸」，表示未

便參預。英美如此表示，本來未可厚非，但反求諸己，亦可能尋出霍然奏效的辦法，可惜決心不够，遂致未能利用戰時封存資金的機會，達成徵用的目的。大好時機，倏然逝去，當時的財政當局不能不負相當責任。

勝利後的第二年代，遭遇金融風潮的狂瀾，國防最高委員為挽救狂瀾，又在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中，通過了處理國外存款的決議：

「凡中華民國之人民，公司，各團體，存有外匯在國外者，應向政府自行申報。此項外匯存款，除有合法用途外，應由政府定期按法定匯率收買。如不申報，或拒絕收存于本國銀行者，應嚴予處罰。其詳細實施辦法，由行政院迅即擬訂呈核」（三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同年三月四日，本人同其他立委在立法院四屆三一次會議，提出一個議案：「對於國人在國外之存款，以公債方式，收買四成，以捐獻方式，徵用四成，對於已經支取之國外存款，按其原存款額，以累進方式課徵綜合所得稅」。接着，遼北軍南臨時參議會也有懇切呼籲，報紙雜誌發表同情論調，滬市美商建議美國貸款中國之前，中國應先動用在美的存款——東西南北共鳴呼應，確使我們提案人感奮不已！

至于本人的提案所以迄未實現，趙鳳喈先生在「徵借國外存款之商榷」一文中，透露了一個思想上的因素。他說：「立法院徵借四借四政策，殆欲於社會與民主治主義之要求一個調和辦法，但社會主義色彩太濃。」（三十六年四月時與文一卷六期。）

連徵四借四的調和辦法，亦成爲鏡花水月，那末，南京市參議會的主張，「無條件徵用豪門資本，沒收中國在國外銀行之存款」（見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南京晚報）更只有響往而已！

因爲這些方案，僅如低空雷聲，而不見雨意，於是轉變到外匯資產的申報登記方面，聊表望霓之念。但是三十六年十月全國經濟委員會所通過的「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申報登記條例」送陳國府委員會以後，又以窒礙難行，重交財政外交兩部研擬。現在國府改組，此案也許聽不到下文分解。所以我想再懇棉薄，在行憲後的立法院重提徵用法案。

我所以再想提出此案的理由，分析言之，有以下的論據：

從英國戰時動用國外資產的成例言之。一九三九年八月歐洲第二次大戰發生，英國政府於八月二十四日公佈了緊急全權法案 Emergency Power (Defence) Act。根據這個法案公佈「國防財政規則」 Defence (Finance) Regulations。其中關於動用國外資產者，有兩項重要規定：一爲徵購國人所有的外匯，二爲徵收國人的所有外國證券。即歐戰發生後，英國財政部強令居民將所有的美加證券及其他特別證券申報登記，送存蒙特路 Montreal 英國證券存儲部。至一九四〇年下期與一九四一年，財政部又強令即期證券所有人照市價售給政府。

英國的先例，不但可以供我們的參考，並足以鼓舞我們的進行。固然，因

爲英國人有守法的精神，這些強迫登記徵購辦法，才能貫徹實施，但是我國政府絕不可爲着少數高等華人以不守法爲榮，而即畏難遲疑。

從經濟政策言之。英國原係資本主義的國家，對於財產權的保障，向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然而爲着國難嚴重，對於在國外的私人財產，竟以強迫方式，予以處理，可見財產權的神聖觀念，已隨時代的進展而「奧伏海濱」。現代中國的經濟思想，既以民生主義爲準則，尤應爲着國家利益，爲着均衡財富，對於這般擁有大量外匯資產的人們，毅然下手，以示決心。

從中華民國憲法言之。憲法第十五條固然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但是根據第二十三條的含義，「爲增進公共利益，得以法律限制之」。又一百四十五條規定的更爲明顯，即「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業，認爲有妨礙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以法律限制之。」

從出錢出力言之。十年以來，一般公教人員含辛茹苦，爲國效勞，中產以下人民既出力而又出錢，貢獻之大，可歌可泣，然而國外有存款的富戶，在國家如此艱險之時，竟不激發天良，盡絲毫出錢之意，事之不平，莫此爲甚。

從戰時人民捐獻黃金言之。民國三十三年政府舉辦黃金存款，幾百兩的大戶甚少，三五兩的小戶甚多，如此小戶，多係生活不甚充裕之人。國人有力量於情於理，均有未合。當時宣佈黃金存款捐獻四成的理由，係以三倍厚利爲藉口，現在美金外匯於一年之內，竟有二十幾倍厚利，若不設法徵用，何能使人民心服。

徵用國外資產，既有其法理上政策上的理由，那末，如何確定立法原則，就成爲中心的問題了。關於這個問題，本人擬提出芻蕘之見於下，請教各位讀者先生：

一、徵用國外資產的用途，以文化教育爲限，如專科大學圖書儀器的補充者，或可樂於捐獻。

二、在徵用之先，舉行申報登記。申報登記的時間要分期舉行，凡申報愈早者，徵用的比例愈少，逾期而不申報者，除沒收其外匯資產外，並予以刑事處分。

三、申報登記的先後次序：（一）曾任或現任選任官特任官，以及國家銀行國營事業機關主管人員，（二）其他公務人員及國營事業人員，（三）民營商號公司，（四）其他。這個次序的用意，在表示官位愈高者，應優先倡導，樹以模範——官吏示範於前，再使人民效法於後，易於推行之效。

四、政府人員的外匯資金，按其數目多寡，規定徵用的比例。此外私人方面與民營商號公司等，一面令其就保有額中以百分之幾十購買美金公債，一面准許保留其餘部份，作正當之運用。

五、凡以勞力爲生以及留學國外的外匯資金，不得徵用。

六、逾期而不申報登記者，獎勵密告，密告查實以後，得就所查獲的數額中提出百分之幾十，作為獎金。

# 漢字的改革

劉學濬

以上六條，僅係本人一時想到的淺見。至於法案的內容，本人尙未着手草擬，希望各界人士多多貢獻高見為幸。

這篇東西的名字，按我根本的意思，說起來就不應該叫這個名字的。我滿打算要一弓射兩箭的。一邊要同陸志章先生談談他登在「觀察」四卷上的「目前所需要的文字改革」，一邊還要同公羊易先生談談「爲什麼要提倡S.W.」登在現代知識第三卷第一期裏的。這兩件事情可巧能够擱到一起兒去說的。

一開頭，我得先說開了，我最贊成想個好法子來對付咱們的漢字。這個東西實在討厭，可是還是沒他的辦法。真糟心。那時候還正趕上趙元任先生作「國語羅馬字」快要完的時候，我自己也就瞎編過一套拼音方法。我同趙先生在清華會面談了一次，看了他弄的那套玩意實在比我的高明，跟手我就把我那套玩意兒給扔掉。一心一意去學趙先生作的「國語羅馬字」。眼下也許還有人知道教育部（從前的大學院）已經頒布命令叫「國語羅馬字」作第二式的注音符號。我學的非到家，我可以拿他來寫信。我同裏成後先生通信，他先是在廣東嶺南大學，後來又去美國，現在在英國。我的名片的外國字還是用「國語羅馬字」拼音的。據我所知道的，現在在中國人裏頭用這種拼音作名字的，光有我一個人。連趙元任先生都沒有用他來拼他的名字。

陸先生說的關於原先白文剛剛提倡時候那些情形真叫太痛快了。簡直是再對不過了。提倡白話的人不會說白話。那可就不給白話弄精了嗎？原先我也常常拿他們開玩笑。

陸先生那篇談話裏頭，起先有點兒像是不大敢點題，也許是陸先生研究心理學覺得怎麼樣子去把人家說服了，就在人家聽得入神的那陣子，才把心眼裏的話似有若無的說出來。陸先生起先不一定兒說要用老百姓的白話來作白話文，趕後來才露出這條心事。他還提到「大眾文學」。大眾文學、大眾語，早就不就有人嚷嚷過一陣子了嗎？這會兒可有些年沒有人提到了。

陸先生却花費了三年工夫去記北平話單音字。他敢情是太有研究了，我敢說眼下就沒有第二個人作過他那研究的。我是最愛惜北平話，又好聽、又好說、又簡單、又時髦。作國語真是太那個了。陸先生也提到說是北平話也分三六九等不得一樣，甚麼說禮聲的了、老太太談家常了、罵街了、各式各樣的話。對了，也正是因为北平話有這些三六九等的話，所以就白話弄糟了。也計把提倡白話的人也給難住了。到底白話該是怎麼才算白話呢。大眾語沒人理他也是因爲沒有人知道甚麼才是大身語，沒有底兒的東西怪不得立不起來。就拿咱們最先的國語來說，還保存四聲的入聲，所以他也得垮台。沒辦法也祇好繞個圈回到北平話的「活語言」來。再拿北平話當作「底兒」。可是現在陸先生又把

這個「底兒」給戳了個窟窿。漏了。您瞧多麼多麼焦心。他闖了禍之後也沒有給想個法子。祇是說要人家說白話要說成了京油子的程度，誰才配叫作「京油子」呢。是在旗的嗎？是拉車的嗎？是當使喚人的嗎？是說相聲的嗎？是教授嗎？簡直說罷，沒有準稿子。陸先生沒敢說明也就是這個道理。

從這一點咱們可知道陸先生的意思是很好的，可是沒法辦。陸先生作過了三年研究，當然知道北平話的好處壞處。凡是留心語言學的人大半都知道說話的方法是地位愈上的人，他的說法愈長、清楚、利落、有勁、到題。地位愈下的人，他的說話方法愈短、含糊、不利落、沒勁、不到題。那是因爲上等人受過教育，腦子裏頭有層次。下等人沒受過教育，沒有訓練，說話儘管是天真自然，可是常常詞不達意。當面談話的時候，話要是說不上來了，還可以拿手去比劃，蹣蹣腳，搖搖腦袋，拍一下大腿等等不一的來幫助。臨到寫東西的時候，這套玩意兒用不上了，可不就得栽跟斗了嗎。要是不信的話，大可以請一位不認字的人去廣播一下。您瞧笑話罷。先不說別的，您看兒童時間裏面，小孩子說故事，幾乎沒有一個說得好的。可是吵架那個小孩子都滿會。第一是內容不同。故事比較的亂，必得有層有次，又得說事兒，又得說動作行爲。吵架就簡單了。你罵一句，我回敬一句，你又找補一下，我又撈本，裏面沒有層次，趕上甚麼說甚麼。你罵我奶奶，我罵你爺爺。再看鄉下上來的老媽，有沒有口齒利落的。可是當老媽聽差當油子了，就大不同了。能把馬從樹上說下來。他們的經歷就是他們的教育、訓練。

還有，白話文這東西是個工具。他得受使喚才行。眼下白話文用在說不清有多少方面。如果光拿京油子的那一套辭彙去對付，那那能够辦得到。滿打算按陸先生的意思，多教給他們「實字」也是白給。根本這套京油子的話就沒有打算作求學問講高深科學用的。說說家常，逗個趣，挖苦人，那滿够用。不用說太遠，就拿這篇東西來說，大概够的上陸先生心窩裏頭的白話文了，可是這裏面所談的事兒，所用的句子，恐怕京油子也不好辦罷。京油子說話，都不會長句子的。他們根本用不着長句子。腦子裏面不會用長句子。小孩子說話不都是用短句子嗎？那全是智力的限制，沒別的。所以按着這種看法去推，白話文絕不能夠拿京油子的那一套很有限的說法去當作「底兒」，因爲京油子沒有一定是誰。我心目中的京油子是一班地道老北京，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像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那種人。如果受了教育了，那就不純了，不能叫作京油子。（這是我的看法，當然不同陸先生的看法，他的京油子沒有指定是誰）。咱們還可

以拿英國話來比一比。英國話的標準，瞞不過陸先生，當然是英國倫敦受過教育的人他的口裏的英國話了。絕不是「英京油子」的英國話。「英京油子」的話也許是 COCKNEY。雖然是地道倫敦話，可作不得英國的「國語」白話。

要是這種看法對的話，那麼咱們中國的白話，就應當是拿會說北平話並且受過教育的人，他的口裏的話，才算是真正白話。甚麼南腔北調的「八不像」都是冒牌的國語白話。拿這種受過教育的人的話當白話的「底兒」很有好處，因為說法多，說得清楚。如果要受過教育的人去學說老太太說張家長李家短那種語法，就是開倒車了。受過教育的，有學問的，都應當把話說的漂漂亮亮的，讓別的階級的人，一聽就佩服，比自己的話高明，誠心要學。那才是正理。咱們現在要叫一般人做模「白話」。可是先得叫人看出美來，有羨慕的地方才行。陸先生像是很要保存白話不叫他受英文影響。這一點似乎是有點過慮了。文字是進步的，天天在那兒改的。眼下的白話，就算是陸先生心裏的京油子的白話，也絕不是一百年前的白話。一篇文字如果寫得文法頂嚴謹的，並不會有害處。古文裏面的方法不是也極嚴謹的嗎？像陸先生所舉的學生寫的白話，用了西洋文法對照來寫，那不算甚麼了不得。根本那都是學生的玩意，他們正在學着白話，寫錯了是常有的，不過作老師的如果寫出那路破玩意兒來就該打屁股了。所以我說，咱們得作出個好榜樣，讓人家好去學。

我可以湊個數，算是一個喜歡白話的人。可是有時候，我會說的白話反倒寫不出字來。我想陸先生也會遇到這種寫字事情罷。假如陸先生並沒有碰上這種硬釘子的話，那麼我可以舉出些有音無字的白話字來請教一下。如果陸先生也沒有法子寫，那麼祇好乾脆咱們去另編些個白話字。起初用的時候，會有許多沒有人能認識的字。不過也就好了。下面的字因為寫不上來，祇好用國音符號及國語羅馬字來註音再加上講解。

(有。者是輕音字)

• 察 觀 •

- ㄅㄨㄌㄨ BU LU (掃過去) (搖腦袋) (撥動)
- ㄅㄟ BEL (使人碰釘子)
- ㄅㄤ BANQ (好、美、有勁等意義)
- ㄅㄤ BALA (把東西掀開一點兒)
- ㄅㄟ BEILA (平均起來)
- ㄅㄟ BEENG (面部表示不高興的表情)
- ㄅㄟ BENG (想笑又不敢笑的禱氣)
- ㄅㄟ PUCHY (暫時不賣以待高價)
- ㄅㄟ MIIN (空洞的聲音，蹣跚泥的聲音)
- ㄇ M (要大笑而不敢大笑的句式)
- ㄇ M (我們的縮音)

- ㄇㄚ MASA (按摩，撫慰，理順些)
- ㄉㄠ DAOCY (打扮。俗作「刀尺」怕不合理)
- ㄉㄟ DERNENG (修理，胡亂修理)
- ㄉㄟ DYEGU (猶疑不決，納悶，低聲說話)
- ㄉㄟ DENN (突然提起來，拉長，拿着等)
- ㄉㄟ TONG (拿東西去戳，弄爐子裏的煤火)
- ㄌㄟ LEU (用手把東西弄順宕了)
- ㄍㄨ GUDDOU (瞎弄)
- ㄍㄨ GUONG (往上動，傾軋，下棋小卒子的動法)
- ㄍㄨ KAA (中途閉塞下不來，為魚骨在嗓子眼)
- ㄍㄨ KOU (眼睛往裏去(像西洋人或病人)用刀去挖，吝嗇)
- ㄍㄨ KOU (小器)
- ㄍㄨ KENGCHY (氣不平時候的洩憤語。埋頭苦幹，使勁兒)
- ㄍㄨ KACHY (用刀子淺淺地挖去)
- ㄍㄨ HOU (太甜了，太鹹了)
- ㄍㄨ HALAA (流涎)
- ㄍㄨ HALA (油類壞了的味，如火腿壞了的味兒)
- ㄍㄨ SHYUELOU (用眼睛四處去找)
- ㄍㄨ SHYUEMO (找，尋，設法去找)
- ㄍㄨ CHEOU (聚在一起如麪條粘在一起)
- ㄍㄨ JENQBA (掙扎要自由)
- ㄍㄨ CHUU (拿東西戳去)
- ㄍㄨ SHUAN (綁上)
- ㄍㄨ RUU (暗地裏賄賂)
- ㄍㄨ TSY (狗要咬人的姿勢)
- ㄍㄨ TSYDENG (責備人)
- ㄍㄨ TSUAN (生氣，唆使)
- ㄍㄨ TSUANN (看錯了字行，雜種)
- ㄍㄨ TSWAN (自己拼起來)
- ㄍㄨ TSUENN (趕巧了)
- ㄍㄨ TSENQ (摩擦，白聽戲)
- ㄍㄨ SOW (把爐灰清理一下)



以上這四十多個白話字都是我一時想及，遺留及不知道的當然很多很多。陸先生既然主張要把白話「京油子」化，那麼這些字和其他的字凡是寫不上來的，都非得全給他們找個婆家不可。要不然就叫辦不到。上面的字並沒有提到罵人的話那些俗字。如果真得京油子化的話，那一套輩東西也得上桌子，更不好辦了。磨房裏的「術語」也叫人頭疽。

所以我覺得白話應當是「北平話教育化。」說到了新文字的問題，我承認我的見解非常的落伍。如果咱們要為一般不認字的人去想法子，叫他們認字，絕不是用新文字可以解決的。那全是一方面的看法。如果我是一個文盲，有人教給我新文字，我一定要罵他胡鬧。憑甚麼要掐我脖子非學外國字不可。俺是中國老百姓不學洋鬼子的玩意。俺中國字是聖人的寶貝，聖人字墨，那裏是驅子撒屎一大堆橫寫的玩意呢。滿打算學會了，還是一點用處沒有。第一，沒有別的書可看，第二，我寫出來沒有人認識。第三，我學的那玩意兒有好處沒有，還說不一準，可是費了我不少氣力。何苦我不學外國玩意。

這種老百姓的態度對極了。咱們反躬自問，是不是這樣。他們學會了之後有甚麼益處，有書可念嗎？沒有。通行嗎？不通。那完了，不用往下說了。拼音文字當然是極好的文字工具。印刷方便，這一條就够打倒其他一切辯論了。可是有一點。現在全世界上請問有沒有一種人造的語言可以通行的。世界語怎樣？不通行。就連基本英語那麼好的一種「人選」語言都還走不太通啊！何況其他。

如果咱們要提倡新文字，我看到是有辦法的，就是千萬別拿老百姓來作試驗品。咱們乾脆拿自己來開刀。這才是研究學問的辦法。再說咱們改用新文字來寫東西，比較容易，簡直可以說是放下毛筆，改用鋼筆罷了。咱們一個漢字也不再寫，專寫新文字。多增等新文字有了新收穫了，您再看，自然然而會有人已不得要學新文字了。這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咱們自己先嘗嘗其中美味，值得給別人宣傳的時候再去宣傳。光是一想到就說，恐怕是白說罷。

# 美國教授關於北平迫害大學事件的兩封公開信

William W. Lockwood  
John K. Fairbank

## (一) 罷教在中國

大學表示對政府喪失信心

紐約時報編輯先生：

美國人對中國的大學一向奇與深切的期望。假如一個「強盛、統一、民主」的中國——亦即美國政策所明示的目標——有出現的一天，大部分的領袖人才將都出身於這些大學裏的教師和學生，在戰禍頻仍的中國，大學向來是

自由、民主思想的中心。因此，國立北京大學全體教授所發的罷教宣言有着深長的意義，宣言的原稿剛才收到。這實在是針對國民政府某些政策的強烈抗議，然而這些政策我們現在正支持着。

事不經過不知難。您不看看，原先提倡新文字的人現在都洗手了嗎。許多人更弄錯了，認為英文是拼音的，多容易，兩半天就學會寫了，比中國字易寫。對，易寫。請放大些眼光，看看咱們中國人自號富於語言天才的，學了十年八年英文的人懂得多少英文。讀一篇拼音的英文能有把握不讀錯嗎？音節對嗎？語調對嗎？輕重音對嗎？又寫一篇英文，拼音對嗎？文法對嗎？時間用得合宜嗎？漂亮嗎？

倘若我們開心見誠說出良心話來，那麼，就明白了。費了許多年時間去學英文，還是落了空。為什麼？就是沒有機會去實用的關係。那麼老百姓學了新文字是不是也沒有機會去實用呢？恐怕比實用英文的機會還要少。老百姓眼睛看得到的都是漢字，可是自己認識可不是漢字。太矛盾了。太笑話。所以我認為教老百姓認字還應當用漢字。我們大可以把漢字的地位給他降低。認為祇配老百姓用的。咱們是學生，是教授，不屑用老古板的漢字。咱們有咱們的新文字S.W.祇要咱們敢這樣作去，一面在同等學力的人羣裏頭用新文字，一面同老百姓們打交代才用漢字，那麼，過一百年，一般老百姓總會覺得新文字是個寶貝，因為受教育的人全用他，自然而然的就會不層用漢字了。

要說漢字不好認的話，那是膚淺的話。漢字不好認，難道英文好認嗎？（新文字是好認不好認，現在談不到。還沒有貨樣呢）。拿個實例來說罷，如果認識三四千個中國字，那人的寫作和誦讀的能力就可以等於一個認識兩三萬英國字的人寫作和誦讀的能力了。這裏面相差的比例，幾乎是一與八之比。中國字太佔便宜了。日本人恨漢字入骨了，可是怎麼樣？還不是得用漢字？沒辦法。咱們作了中國人，認命罷。如果一心一意要改革文字，千萬別從老百姓開刀試手。我贊成改革，可是先從咱們始作俑者的開刀。倘若有人肯賣命，我立刻奉陪，再運用「國語羅馬字」來應戰。我極崇拜國語羅馬字。其他的新文字都不會也絕不會比國語羅馬字再好的。我名片的拼音已經氣死了不少洋大人。怨他們，不怨我，那是中國字。

這個宣言指出：人民自由的遭受迫害與師生安全的毫無保障已使北平的大學教育根本無法維持。

教授們說：「各校同人一再苦心勸導學生，學生一再接受勸導，然暴行與血案疊出不窮，勢非刺激學潮，達到摧殘教育之目的不可，用心何在，實非同人所能了解，自不能不要求政府予以解答。」

### 新聞被統制

他們向政府責問的是那些行為？教授們一一加以列舉，因為新聞已經被官方的中央社所歪曲與統制。在三月廿九日，北平警備司令部明令解散華北學聯，這逼起了學生的罷課，接着又發生了一連串的不幸事件，有的學生被逮捕，有些學生被毆傷。武裝暴徒侵入大學，掠奪校舍，毀損財物。

這些挑釁甚至在學生休罷之後還沒有停止。例如在四月十一日，一羣暴徒又攻打北大校舍，襲擊任何被遭遇的學生。

教授們說：「暴行進行之時，學校四周懸警林立，竟任暴徒逞兇，殊不可解……同人等處此情勢，深感教學工作時在威脅之中，難以進行。」

### 空前之舉

中國最著名大學的教授宣言罷教一週抗議連續不斷的暴行，這是空前之舉，然而北平三個別的大學在上月亦採取同一行動。這種方法甚至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昆明治安當局槍擊集會、屠殺學生的時候，和一九四六年七月聞一多、李公樸兩教授在昆明街頭被刺的時候都不曾採用過。沒有一件事比這更明白地表現了他們對南京政府喪盡信心，甚至在最溫和而且堅決反共的知識份子之間。這樣的政治無能、經濟破產，馬歇爾所稱為中國之希望者就是這般人。人們懷疑他們對於我們把現政府看作一個反對世界上專制主義的盟友而予以無條件的支援將有何種反應。

William W. Lockwood

普林斯頓·一九四八、五、六。

(原載本年五月十四日紐約時報)

## (二) 我們的對華政策

### 對國民政府不加考慮地予以支援至為危險

下面這封信的作者是哈佛大學歷史副教授，並擔任「國際及區域研究委員會」中國部分的副主席。紐約時報編輯先生：

費報五月二日發表的何應欽將軍的來函，是一篇對於種種阻止民主制度在中國建立之根源深遠的歷史困難因素的有力敘述。他指出由君權和父權傳統發生的種種難題，公民責任從屬於家族主義，道德超越了法治，更由於貧窮和文字的困難，造成了大批的文盲。所以要在中國促成一種健全的政治演變，必定需要較長的時間。

何將軍很合理地把這種困難概括在一句話裏：過去的影響太大了。這句話正可以用來解釋過去二十年國民政府本質上非民主的統治紀錄。

可是，緊接着對於中國政府政治落後性的歷史解釋之後，何將軍便下結論說：這個政府是與「專制和獸性」作戰的「民主理想和入道」的代表，却是非常不通的。

### 一黨專政

我倒很贊同他自己對於中國非民主傳統的分析，它說明今天的國民政府並不是個夠資格的民主政治的代表。事實上，像最近發生的事件所表現，它還沒有終止一黨獨裁。何將軍警告我們說：要是共產黨在中國勝利了，全亞洲便會被赤化；「亞洲怎麼走，歐洲、全世界都會跟着去」；戰爭已無法局限於某一地區，而會毀滅全人類。可是這些警告並不能幫助我們解決中國問題。假如這些可怕的

景象是用來恫嚇我們，壓迫我們予南京政府以無限制的援助，那未免太不像一個堂堂的國民政府代表的作風。

目前我們的盟友中國國民政府既然還表現這麼多的專制特點，這麼少的民主作風，我們的難題並非是否應該支持民主打倒專制，而是如何把這目的在中國實現。

四月中，顯然是國民黨右派所組織和煽動的成千武裝流氓，在警察保護之下對中國第一流大學，由胡適博士任校長的國立北京大學，發動有計劃的恐怖攻擊，他們逮捕、毆打學生，搗毀校舍，並且迫使中國最著名的大學教授宣佈罷教，然而這件事幾乎沒有在美國報紙上報導過。這件事如果在美國發生，就好像一羣受民主黨或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指揮的愛國衛隊們，在司法部的協助之下，搗毀了哈佛大學或哥倫比亞大學的校舍。

### 國民黨的目的

胡適博士領導下的教授決不會是共產黨，可是對他們這樣的待遇祇有使他們對國民政府的民主更加絕望。國民黨的目的顯然是要阻止中國非共產主義的自由運動發生，因為這會使國民黨取之美國而用以打擊共產主義的援助成為不可能。

如果共產主義終於征服了中國，那很可能是由於南京的專制主義把太多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富於理想的學生們，趕進了反對派的陣營，這正是共產黨所歡迎之至的。這也就表示我們對南京不加考慮的援助祇為加強了國民政府反民主的而非民主的傾向。

如何對付正在中國滋長的共產專制主義而不支持由於中國政治落後性所發生的法西斯專制主義傾向，才是我們真正的難題，我們決不能讓我們的民主本能促使我們去支持任何一種專制主義。

John K. Fairbank  
麻省、劍橋、一九四八、五、五。  
(原載本年五月九日紐約時報)

# 成事不足

## 不合理的社會分工

分工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種普遍現象；愈是文明的社會，分工愈複雜，愈有必要。大體上說，分工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生物的，最明顯的例子是男女兩性間的分工。這一類的分工，完全決定於遺傳，人力沒有方法改變。

# 敗事有餘

類是文化的，比如有的人種田，有的人做工，有的人官做，有的人教書等等。這一類的分工，除了在世襲階級制度(Caste system)的社會如從前印度的社會和中國西周時代的社會裏以外，大都決定於遺傳與環境的交互影響，是在一定的範圍內，個人可以自由選擇的。

既然個人可以相當自由的選擇其在社會上的工作崗位

## 劉緒貽

，自然一般的人，只要是可能，總喜歡選擇那些「所得社會報酬最多」的工作。尤其是那些「用力最少而所得社會報酬最多」的工作。比如煤礦工人，清道夫等一類的工作，不獨勞苦，所得報酬少，而且一向為社會所賤視，所以大家只要是能避免，一定避免。又比如參議、顧問、專門委員等一類的工作，不獨輕鬆，報酬不低，而且一向為社會所

相當尊重，所以大家只要有機會，總喜歡掛上這一類的頭銜。避重就輕，奢取容予，是基於人類本性的社會現象，如果沒有適當的社會控制，讓它們自由發展，社會生活便成爲不可能。一八四〇年，美國波士頓人李卜雷(George Ripley)和其他十四個志同道合的人，抱着滿腔熱忱和理想，建立了一個布魯克農場(Brook Farm)，其目的便是想獲得一種知識與體力勞動之間較目前更爲自然的分工與合作，爲了避免才力與職務不相符的現象，凡是參加的人，都按其各自的才能分工。他們也組織了一個農業與教育協會，會員有的在農場上工作，有的在學校裏工作，只許有合作，不許有競爭。但是五個月後，一個名叫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認爲他五個月來在農場上的體力勞動是不值得的，於是請求調換，後來他固然而體力勞動改成了行政工作而感到滿意了，但原來和他一塊工作的人，却認爲這是一種歧視，而深致不滿。這個烏托邦式的農場，就因爲這些摩擦，再加上其他緣因，到了一八四七年，便完全解體了。這是一個很好的試驗，告訴我們，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社會控制，人類是有向一用力最少而所得社會報酬最多的一類工作中去爭取地盤的傾向的。

中國社會，尤其是兩漢以來的中國社會，一向有所謂勞心與勞力，治人與治於人兩種人的區別。勞心與治人的工作，所謂「治令」與「傳君之令而致之民」的工作，無疑的，比起勞力與治於人的工作，所謂「田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的工作來，自然是要一用力較少而所得社會報酬較多的，所以一般的中國人，只要是可能，總希望從事於勞心與治人的工作，而避免勞力與治於人的工作。

不過任何一個社會，由於文化水準，尤其是生產技術的不同，其分工組織，是有一定格局的。換句話說，其各種工作所能容納的工作人員，都有一定的限度。如果大家認爲某一種工作最愜意，可以用力最少而得到最多的社會報酬，於是都擠向那一種工作，則社會上一定會產生許多寄生蟲，剝削者，這些人，都是社會生活的搗亂份子和腐蝕菌，對社會是有害無益的。比如一個小帆船，雖能容納幾名船工，但只能容納一個舵手，如果大家爭當舵手，避作船工，不獨增加這個小帆船純粹的負擔，還足以妨害行船的安全。又比如一個工廠，雖能容納大量工人，但只能容納一個經理，少數職員，如果大家爭當職員，爭當職員，不獨增加這個工廠純粹的負擔，而且還減低這個工廠的效率，使之無力和其他工廠競爭，或者減少其和其他工廠

競爭的力量。我國新工業的失敗，許多研究工業問題的人，認爲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像上述這一類簡單的，小規模的社會生活中不合理的分工現象，一般人還容易感覺得到，看得出；而且也有辦法制止，所以我們很少看見一個小帆船會有兩個舵工，也時常聽得見「裁汰冗員」的把戲。但複雜的，大規模的社會生活中不合理的分工現象，却往往不容易感覺得到，看得出；而且也不容易有辦法制止。比如我們在「知識生活的偏向」(觀察三卷十九期)一文中所提過的，在一個農業社會裏，社會組織比較簡單，生產力量有限，社會需要與負擔完全脫離生產勞動的知識份子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可是我們的社會，尤其是民國以前的社會，往往感覺不到，看不到這種道理，一般人只要有機會，總想做個讀書人；也不問對於整個社會組織與分工是否有益，只要是幫助人家讀書，不管怎樣讀書，或讀怎樣的書，總認爲是一種美德。其結果，我們社會上的知識份子，因爲社會組織沒有變更，生產力量沒有進步，往往超過了需要，造成一種不合理的社會分工，社會上浮出了一大批沒有機會，或者不能，實現任何功能的人。顧亭林先生在其文集卷二「生員論上」裏，對於清初的生員，曾經作過一個粗略的估計。說是：「今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除了這一大批「免於編氓之役」而又無官可作的生員以外，還有許多候補的進士舉人，投閒置散的幕僚，以及戶位表裏的官吏；再往下去，又有許多以一筆耕一爲業的準生員，合起來計算，當不是一個小的數字。顧亭林先生固然看出了這種畸形的分工現象，而且寫成文章，大聲疾呼的要制止，但因爲牽涉的問題太複雜，規模太大，當時的社會並沒有理他，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仍然繼續着，并且還不斷的擴大。這種現象，自漢以來，一直是中國社會上根深蒂固的問題。

### 成事不足

這種社會上知識份子過多的現象之所以成爲問題，并不僅僅是因爲「人數多」，還有其他更深刻的緣因。第一是由於他們的分業訓練太窄狹，太不著實際，太與生活脫節，所以轉業困難，沒有克服環境，建立事功，和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換句話說，當「傳君之令而致之民」和「傳道授業」兩種工作範圍內容納不下時，他們便變得百無一用。在簡單的，專化程度不深的，或性質很相近似的分工裏，某一種工作中產生了冗員是不足以釀成問題的，因爲轉業容易。比如鋤草的人多了，可以分幾個去除蟲；賣

紙烟的人多了，可以分幾個去做其他小生意，此種轉業，不發生知識，技術，習慣，與體力等問題。但在複雜的，專化程度深的，或性質很不相同的分工裏，情形便不如此簡單。比如一個受過長期訓練的科學家，假若一旦離開了原來的工作崗位，很可能變得毫無用處；即使勉強從事於他種工作，也大半會弄得一塌糊塗。知道牛頓的生平的人，一定可以相信，牛頓不容易做一個很好的廚子。這是因爲做科學家與廚子，其所需要的知識、習慣、與技術的性質，相差懸殊的緣故。坐慣了教室和辦公室的人，不容易做一個很好的拳擊家，這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因爲兩種職業所需的技術與體力，都不相同。從前中國一般的知識份子，其所受的分業訓練，只包括對四書五經的記誦與解釋，而且此種解釋還有一定範圍的，這種知識和技術，除了「傳君之令而致之民」與所謂「傳道授業」而外，不獨不能以之創建任何事功，理解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中的種種事象，且不能以之應付生活問題。所以顏習齋先生說：「試觀今天下秀才曉事否？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四書正讀卷二)又說：「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朱子語類評)不獨如此，從前中國讀書人，尤其是宋以後的讀書人，因爲長期不勞動的結果，往往弄得多愁多病，頭暈眼花，手無掉雞之力，就是想退而求其次，轉業工農，混一碗飯吃，也大都舊習難改，體力不濟。李恕谷說：「讀久則喜靜惡煩，而心板滯迂腐矣。……故予人以口實，曰：白面書生；曰：書生無用；曰：林間咳嗽病癩猴。世人猶謂誦讀可以養身心，誤哉！……顏先生所謂：讀書人率習如婦人女子，以識則戶隙窺人，以力則不能勝一匹驢也。」(恕谷後集與馮樞天論讀書)這樣的知識份子，便是我們俗話說的「一文不能知事，武不能挑担」的人，所以顏習齋慨然的說：「漢宋諸儒，……誤認纂修文字是聖人，則我傳述註解便是賢人，讀之熟講之明而會作讀文者皆聖人之徒矣，遂合成二千年一虛花無用之局。」(四書正讀卷三)

這種因分工不良轉業不易而成的虛花無用之局，在社會變動，正需要大批人才創建事功以解決問題的時候，表現得最爲明顯。北宋到了仁宗的時候，外患日亟，財政困難，王安石看出了當時的問題癥結，想刷新庶政。來一個全盤的改革，然而當時所謂的「士」，大體上不知兵，也不懂興利除弊，所以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批評他們道：「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革新天下之事，……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今以

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法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闕郡之間，往往而絕也。他以為其所以如此的，都是由於原來陶治「士」的方法不對，所以他主張新政要用新人；而要想得到新人，便應當對當時需要，改變當時的教育制度和程度。另外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明朝末年，明末問題也和北宋差不多，最沒有辦法的是財政和外患，當時的讀書人，也都是些「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驚行笏，橫玉腰金」（明史卷二五二文震孟疏）之流，對於當時的實際問題，絲毫沒有應付的能力，崇禎求治心切，在位僅十七年，却用過了五十多個輔相，然而結果仍然如李愬谷所說：「當明李愬，朝廟無一可依之人，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幸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嗚呼！誰生厲階哉？」（愬谷文集與方靈泉書）清代鴉片戰後，又是一大變動，李鴻章辦洋務，張之洞辦學，據他自己的看法，也是由於當時的知識份子，大部份只能作八股文，寫小楷，不識時務，不習事體的緣故。一直到今天，這種傳統，仍然無形中控制着我們的知識活動，我們讀書人在受分業訓練時所形成的知識，技術，體力，甚至習慣，仍然是除了作官與教書以外，毫無用處。近來報紙雜誌上許多對於教育的控訴，都是這樣發生的，這真是值得我們猛省的事。

### 敗事有餘

在上述不合理的社會分工之中，由於狹窄而不切實際的知識活動所形成的知識份子，其不能創立事功，解決問題的實質，還是許多人都見得到的。但是，每每在社會革新的過程之中，這些一成一事不足的人，同時也就是一敗事有餘的人，這一點，却很少有人注意。我們願意在下面作一簡單的分析。上文說過，中國社會內從事於知識活動，大都是那些想一用力最少而所得社會報酬最多的人。他們雖然往往因為出路狹，人數太多，在社會上沒有實現任何功能的機會，但由於統治階級不斷提倡與獎勵的結果，他們一向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我們只要比較「儒林外史」中進士進學中舉前後的情形，便可以知道，讀書人，尤其是有功名的讀書人，在中國社會裏的地位有多高。他們利用這種地位，往往和官場勾結，困擾平民，妨害庶政，顧亭林先生在其「生員論」裏把生員在社會上「敗事」的行為說得很清楚，他說：「今天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吏為緣，甚有自身為胥吏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舉起而鬧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也。」

天下之病民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胥吏。為什麼這些讀書人一定會困擾平民，妨害「官府之政清」呢？照我們的看法，這是其勢不得不然，因為他們既然在社會上有較高地地位，而地位又刺激欲望，欲望的滿足是需要錢財的；何況為了要裝點面子，陪襯地位，一定也得有相當錢財呢？但照我們上面的分析，他們既大都是些浮在社會上無一用的人，自然不能有經常的正當收入，要有錢財裝面子，滿足新欲望，只好在不認識字而容易欺侮的老百姓頭上想辦法了。王安石看出了這一點，所以他認為就是由於這個緣故，「故富者貪而不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現在我們要再進一步的分析，過去中國讀書人，尤其是有功名的讀書人，其所以社會地位高，乃是由於他們「知書識禮」的緣故。「書」一禮之所以有價值，有權威，則是由於一個尊重「書」與「禮」的社會。所以，假若由於一種社會改革，社會的價值觀念變了，人們不再看得起「書」與「禮」，則原來花了很多時間精力以求「知書識禮」的人，其社會地位，自然會隨之而降落，從而附帶在此種社會地位上的各種特權與舒服生活，也將隨時代而俱逝，在此種情形之下，這些轉業困難的知識份子，面臨淪落的威脅，往往會不顧一切，組織起來，結成堅固的團體，反抗任何進步的革新事業，這是革命或改革運動最可怕的，但也是必須除去的力量。王莽是失敗在他們的手裏，王安石尤其是失敗在他們的手裏，我們為此事曾經相當仔細的檢點過宋史，王臨川集，以及其他相關典籍，發現許多證據，足以證明這個道理，可惜這篇短文裏我們不能詳列這些證據，只能提出一個線索來讓大家以推想。前面不是說過，王安石主張用新政用人嗎？所謂用新人，當然包含除去舊人，不過舊人雖然沒有適當的知識技術來推行新政，却可以阻礙新政的推行。所以在英宗時代，雖然王安石的人品學識，已為天下所深知，被認為是當時唯一的一救星，但到了神宗給以全權，除舊佈新的時候，那些政府內無力幫助他實行新政的已革和將革的舊人，和社會上大批自付無能參加新政工作的知識份子，面臨失業與沉淪的危險，於是「羣起而鬧」，擁護當時失意政客如富弼、韓琦、司馬光、歐陽修等為領袖，用掣肘，不合作，欺騙民衆，遊說兩宮及外戚等技術，并利用天災，一次一次的阻撓他的革新運動。他們說反對新政是天下公意，其實在當時情形之下，一般不識字的人的意見那有表現的機會？那些知識技術足以幫助他實行新政的人，自然不會反對他。所以所謂天下公意者，事實上便是那些在革新過程中，百無一用的要被淘汰的知識份子。歷史告訴我們，他們成功了，王安石失敗了，北宋從此完了，所以我們說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明末徐光啓領導的革新運動，也是失敗在這些人的手裏。最明顯的是徐光啓主張改革軍火與軍器，而當時的儒生領袖劉宗周却竭力反對，認為是瑣屑之事；徐光啓主張改革曆法，而當時的儒生，尤其是與欽天監有關的儒生，却竭力反對，以為或許因此會吃洋人的虧。但實在說起來，這都是一種表面的理由，正如我們今天怕這個怕那個一樣，真正的理由恐怕是這些改革會妨害一大羣儒將，以及出身儒生的半星相家半天文家的地位與飯碗。歷史告訴我們，他們成功了，徐光啓等失敗了，明朝也就完了，所以我們說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鴉片戰爭以來，我們各種各樣的革新和革命運動。或者失敗，或者進步太慢，大部份是吃了這些人的虧。我們時常怪我們的文化傳統太深太久，改變不易，但為我們舊文化鬥爭以圖苟延殘喘的，都是這些人；沒有這些舊文化殘餘圖溫飽的人，我們的舊文化傳統便無所附麗，新文化也便容易生根了。

直到今天，這些人仍然是我們革新運動的最大阻力。從農村中的紳縉起，到南京的各種政治團體為止，這裏面有許多，其生活上各方面的享受，都比較一般人民為高，但其唯一的本領，却只是比較一般人民多認識幾個字，稱得上知識份子，對於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各種知識、技術、體力、習慣，完全沒有，也就是說，在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工作上百無一用。然而他們意識得到，只要是以舊文化格局的影子留在我們的社會裏，他們總是可以一用最少力得到最大社會報酬的，所以利用各種舊文化特徵如門生、故吏、部屬等組成各樣團體，保護舊文化，攫取私人利益，其對於阻礙現代化的歷程，是很明顯而有力的。近年來我們各種政治活動之中，明眼人可以看見，其最能阻礙革新事業的，盡是那些不農、不工、不商、不醫、不文、不武，知識技能不足以任事，而却又要養尊處優的知識份子及其組成的團體。我們研究中國知識生活的歷史，以及此種歷史在目前社會中留下的遺毒，一想到這種可怕而又可厭的勢力，便不禁悚然而慄。我們至誠的希望立刻停止或改變這一類的知識活動，也熱望從事於各種革新運動的朋友們，一方面固然要除去這種阻礙進步的勢力，但自己却也要特別警惕自己，充實自己的知識與技術，改變自己的觀念與習慣，決不能再讓這種殘餘，又為我們的下一代留下禍根。

# 翁文灝組閣經過及就職以後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翁文灝是在張去何辭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被提名為行政院院長的。張草因CC反對而去，何應欽的堅辭，則亦與CC有關。據說在假投票之後，正式提出立法院之前，CC因何已有表示，第二天就向何開出了六部四省的價錢。何氏看見要價太高，連忙敬謝不敏。CC既然對何氏有所索賈，那麼對於翁氏爲什麼又如此輕易放過呢？

翁在五月廿三日深夜被提出後，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旁人更無從得知。第二天提案中常會後，CC曾繼續着反對。谷正綱在會上揮破茶杯，抨擊翁氏能力不夠。張道藩三次起立發言反對。話却說得比較委婉，他說：『就是我們投他的票，旁人也會不贊成。』

田崑山等則認爲翁氏只知資本主義，個人自由的經濟，而不懂民生主義的真義。因之該日上午翁氏仍有流產的趨勢。中午蔣總統遂要請全體立委，證明原委。在午後立法院實行同意權的時候，企圖反對者忽然都改變了口氣。胡健中說：『我們不得已而求其次』。王劍鏘說：『我們要信任總統，不能不敷衍一下。』大家爭得的同意權乙項，即要行政院長先來立法院報告施政方針的一個難題，都免去了。

這反翁的醞釀，並沒有阻止翁氏在立法院順利的通過。其中最大的一個關鍵，據說當局在官邸會報中曾把CC的首領罵得面紅耳赤。說他辦了二十年黨，却沒有一個黨衆。只有一件事是成功的，就是趕走了張岳軍。當然，這是指選舉副總統及張岳軍失敗於假投票兩事而言。因此一罵，陳氏決定出國。當局却一面允許他出國；一面表示：就是出國，這責任仍歸你負。

CC雖然在立法院同意權上把翁文灝輕易放過過去，但企圖增加閣位之心仍未絕念。這或者是翁閣難產的一個原因；但不是難產的主要原因。翁氏既然標榜新政要用新人，自然就要延攬幾個新閣員。於是在

數謁總統籌商之下，好容易想出了惟一的新人顧孟餘，想請顧氏出任副院長。翁氏曾親往上海勸駕，顧氏却在蘇州閒遊。翁顧事先既未相值，所以在名單發表後，顧氏就遲未就職。顧氏淡泊爲懷，在抗戰期中，自香港轉到重慶，就謙辭官職，以避嫌疑。一個冷淡了將近十年的人，對於這個跳火坑的局面，就更引不起興趣來了。所以正院長已經就職一週，而副院長則尚在勸駕之中。

翁閣雖然有過新政要用新人的口號，但翁氏在物色新人上，並沒有過真的努力。所以多半還是由舊人蟬聯了。對於CC的要求，翁氏因CC本身內部意見參差，故均一一婉拒。例如顧毓琇想教部，可是余井塘亦有此意。洪蘭友有意內政，但亦另有爭持者。蕭錚想掌地政，而李敬齋本是他們一家人。翁氏在婉拒C

之後，親向朱家驊、張厲生二氏懇切慰留。朱氏這兩年在教育部的遭遇，真是焦頭爛額。所以決心求去。但終因謁見總統之後，得到增加教育經費的允諾，打消辭意。張厲生由於辦理選舉不善，有過引咎職辭的姿態。後來因爲新閣中的副院長既無希望，也就安下心來，蟬聯他的內政部長了。

翁閣中除大半由舊人蟬聯外，值得一提的，是軍財兩部。雖然翁氏親到上海請來了何應欽，但十分明顯，這當然絕非翁氏的力量，這是因爲何氏與總統早有協議。當內定張岳軍組閣時，何即有副院長兼國防部長的傳說。第一回爲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後，當局早有調換自崇禧的意思。第二軍事主角陳誠下台後，當其對他人既未敢完全信任，只是有重用何氏了。第三，據聞自何氏有出長國防部的消息後，友邦在京的軍事顧問極力鼓動，並以努力幫忙到底的諾言，以增加何氏的勇氣，就是把過去的參謀長制度取消了。國防部長與參謀長的職權予以重新調整。何氏之來，將重新起用軍事老人，地方軍人的權力亦可以

稍稍加重。因爲何氏不像陳辭修之剛愎自用，作風上比較圓融緩和。和翁氏本人似的，是在無可如何之下被任命的。財長一職，原屬意於張嘉璈，但張氏在國大時，就遭人反對，又加以有種種貪污流言，所以不得不掛冠求去。翁氏理想的人物是在國外的蔣廷黻，蔣氏回電辭謝。於是落到了『百搭王雲五』頭上。王氏最初說：『最好不做官，可以寫兩本書。』但在懇邀之下，於是以『不能因我一人，而使翁閣組不成』的捨己精神，而不辭了。

翁閣難產過程中，與民青兩黨的合作，亦是個不大不小的問題。原來只是一種姿態，如今却成了僵局。這弄假成真的僵局，實際上出乎民青兩黨意料之外的。民青黨當初參加政府的，其重要關鍵在張君勱的弟弟張嘉璈已經取得了中央總裁。現在張嘉璈既然被迫辭職，在張君勱家庭關係看來，民青黨之決定暫不參加政

府，與此事恐不無關係。至於青年黨的參加政府，現在真是一個尷尬局面，不參加吧，經濟農林兩部的幾千隻飯碗要被打破。參加吧，話已說出來了，四十一名立委，國民黨又不像肯痛快讓出來的樣子。恐怕現在左陳兩位部長正陷於進退維谷之中。在這黨派關係中，却只苦了一位以吃『民青飯』起家的雷震，在上海時青年黨明明允了提出名單參加政府，等到總統正式發表名單後，青年黨忽又否認。聲明青年黨在立委問題未解決前，決不入閣。這已經叫雷震兩頭受苦。而民社黨却因不能參加政府，把一切怨氣都往雷震身上推。徐府委雷震有次指着鼻子大罵雷震說：『國民黨不守信用，完全沒有政黨的作風。大黨現在分成了多少派，其實還不如小黨呢？』

翁氏在進行組閣時記者招待會中，曾宣佈今後的施政方針，是善用美援與增加生產。其實善用美援是翁氏這次敢於上台的唯一法寶。美援既然已經通過美國的國會，在翁氏看來，他的經濟支援，當然

不致落空。他所謂的增加生產，實際與美援是一事。美國人用美援在華南所要從事的建設，當然就是翁閣所謂的增加生產，所以美援就是翁閣的生命力。意料不到翁閣產生不到一週，美國縮減外援的消息，又從華盛頓傳到了中國。美國在援華款額中，四億六千三百萬元有減去六千三百萬元的可能，同時並把十二個月用款時期擴展爲十五個月。這可說是翁閣經濟支持力量上的一個打擊。禍不單行，就在這個時候，中國發生了一個廣大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參加這運動的有學生，有教授，有工商界，更有南京新近成立的『新國會』。在這個全國學生發動反美運動以前，南京有一百教授發表宣言，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接着上海各大學校及教授簽名公函杜魯門總統與馬歇爾國務卿，亦反對美國扶日政策。誰都知道，這兩批教授名單中，包括着許多CC份子，而極大部份都是支持現政府的人物。這或者就是司徒雷登驚訝與憤怒的關鍵。後來反美扶日成了舉國一致的運動，司徒

# 熱河之戰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訊)  
現在的熱河之戰，  
可以看作東北華北大戰  
之前奏。

熱河地位的重要，  
有很多的史實說明她，  
遼西什麼將宋擠到白溝  
河以南，金又怎樣取遼  
逼宋，元又怎樣滅金亡  
宋。明朝是怎樣籌邊防  
關，吳三桂變節，清軍入  
關，不他也或許還是走  
熱河的道路。九一八日  
寇攫取東北，不忘懷熱  
河，而有廿一年的長城  
戰役，將熱河劃入偽滿  
化，使得華北不得不特  
化，形成一個全面抗戰  
爆發前的僵局。這一些  
北國興亡史，在在說明  
了熱河地位的重要。三  
十年國軍切斷共軍塞外  
走廊時，就是先由現在  
守承德的十三軍攻佔承  
德，然後由傅作義解圍  
大同，攻下張家口，控  
制平綏全線，共軍要重  
開塞外走廊，是否還要  
循着退軍路線進軍呢？  
是倘有趣味值得研究的  
問題。

東北華北不僅是相  
依為命的關係，現在是  
真正的已經打成了一個  
戰場，熱河之戰具體的

顯示出這個意義來。原  
來給東北華北兩戰場打  
補縫的范漢傑首當其衝  
，他雖然兼着熱河主席  
，但是他的主力還是在  
遼西，守承德的還是石  
覺，他到遼西以來，始  
終以主力集結，不敢輕  
舉妄動。現當熱局緊迫  
的時候，報紙上一再宣  
傳他將自熱東增援，可  
能還僅止是宣傳，就像  
宣傳打通錦瀋段有把握  
是一樣。不過要這樣下  
去，等熱河整個弄完以  
後，以北寧路為關內外  
走廊的馬蜂腰，將更容  
易被折斷。

晉冀察一與二晉  
冀魯豫一兩區已經合併  
，軍事，政治，幣制都  
統一起來，原來劉伯承  
的晉冀魯豫軍區與聶榮  
臻晉察冀軍區是以德石  
路及正太路為界，以南  
屬劉，以北屬聶，現在  
他們統稱為華北解放軍  
了，這一個措施顯然是  
與國軍的華北剿匪總為  
對照。就在這兩個軍區  
合併的時候，共軍打下  
了晉南重鎮臨汾，他們  
自稱為合併後的獻禮。  
將來共軍中是誰統一指  
揮現在還不知道，劉部  
已早南去，聶部積極北

晉冀察一與二晉  
冀魯豫一兩區已經合併  
，軍事，政治，幣制都  
統一起來，原來劉伯承  
的晉冀魯豫軍區與聶榮  
臻晉察冀軍區是以德石  
路及正太路為界，以南  
屬劉，以北屬聶，現在  
他們統稱為華北解放軍  
了，這一個措施顯然是  
與國軍的華北剿匪總為  
對照。就在這兩個軍區  
合併的時候，共軍打下  
了晉南重鎮臨汾，他們  
自稱為合併後的獻禮。  
將來共軍中是誰統一指  
揮現在還不知道，劉部  
已早南去，聶部積極北

來，已經晉北察南越平  
綏路，進入察冀邊境  
上，側擊南口與古北口  
，潛伏伺機，阻止國軍  
援熱並謀切斷長城內外  
的聯絡。共軍在原來兩  
個軍區的銜接點上的石  
家莊，正在積極建設所  
謂新民主主義的城市。  
鐵路也局部修復，東至  
衡水，(僅通車晉縣)  
西至陽泉(準備發展至  
壽陽)。一部分工廠復  
工，工商業漸趨活躍。  
他這個工商業中心，現  
在也正是兩軍區合併後  
的大空心的中心。他的  
地位將代替邯鄲與阜平

北寧路關內外上月  
中旬一度遭受破壞時，  
接近范漢傑的人士就判  
斷，共軍一時沒有撼動  
遼西的力量，因為范的  
部隊始終集結着使共軍  
無隙可乘，達不到零吃  
的目的。遼西一時不能  
撼動，就沒有從冀熱遼  
邊境上進關的可能，破  
壞津榆段與滄瀋段不過  
是一種牽制作用，目的  
還是先移兵圍熱河。但  
是范的部隊沒有力量  
去援救熱河，也是一個  
疑問，他在錦州遙領熱  
省主席，按道理他應當

注意熱河的局勢，他的  
不輕易使兵力分散的決  
策及錦州基地的必須固  
守，會使得他對熱河一  
愛莫能助。

解承德的危急，  
主要的還得看河北平古  
線上的力量，遼西熱東  
方面也必然出兵策應，  
經朝陽、凌源、平泉到  
承德，這一條漫長的路  
是不易通過的。承德東  
邊的門戶國軍已經撤守  
，雖然中央社宣傳仍由  
地方團駐守，這也不過  
是象徵的意義而已。石  
覺守熱河顯然也是將兵  
力集結在承德一點，固  
守待援，並吸引共軍主  
力予以內外夾擊。隆化  
國軍以兩營兵力據守，  
激戰五日，以牽制並消  
耗共軍，於任務達成後  
轉進。傅作義電石覺嘉  
獎隆化守軍中也會說：  
「匪犯熱西圖謀承德，  
我欲打破匪之企圖，必  
須扼守一點堅強抵抗，  
以少數吸引共匪主力，  
俾我分散各地之主力從  
容集結，形成優勢之攻  
擊力量。」國軍守承德  
之戰略，於此明顯可見  
。共軍圍承德之前，  
是共軍在各地春季攻勢  
即將作一總結之最高潮  
，山東圍昌濰，豫陝鄂  
邊境上打宛西，晉南攻  
臨汾，晉北攻應縣。昌  
濰、宛西、臨汾都先後  
被共軍攻下了，只有應  
縣算是經國軍解圍後安  
全退出。要照昌濰、宛  
西、臨汾的情形，以後  
守孤立據點，成了一個  
危途，是沒人敢再堅守  
了。慣於表演的傅作義  
，從綏遠派出了兩個師  
，由董其武親自率領，  
經大同懷仁急進應縣，  
解圍後將守軍張瑛接迎  
出來安頓在大同，然後  
班師。這樣表演以後，  
傅作義又可對石覺作暗  
示或誇嘴了，「您守承  
德吧，孤立不至於無援  
，到必要時，我是會來  
解救的，應縣小城小部  
守軍我還去救他，堂堂  
熱河省城和十三軍我怎  
會丟掉您們不管？」

不過上次冀中的表演，  
並沒有撼動了聶榮臻向  
北挺進的決心，再做一  
圍魏救趙之計，其效  
力上恐怕也很有限，解  
救熱河還得有一次硬拚  
大打。

守承德的十三軍在  
熱河駐防已經有兩年多  
的堅強，這次外圍戰中  
也沒有吃大虧，一般相  
信他在那兒還可以撐一  
氣。共軍據點攻擊，常  
利用夜襲，因為白天國  
軍有飛機助戰，晚上目  
標模糊，而國軍的夜戰  
經驗是不夠的。守軍為  
防備共軍夜襲，已將大  
批照明設備運往承德。  
將來承德夜戰將是一個  
偉大場面。

大在在這個時候，於是  
招待記者，發表了一個  
國務院批准的書面談話  
，並認為這種運動的發  
展，可能有不幸的結果  
。司徒口中的「不幸結  
果」，究為何物，雖未  
明言，但實際上就是指  
必要時可能取消援華。  
司徒所指責的，表面是  
學生的反美運動，骨子  
裏誰也知道，這是指桑  
罵槐。因為美國是今天  
政府的唯一支持力量，  
而CC派的人物，發動  
並參加反美扶日運動，  
這是美國絕對不能諒解  
的。美大使的聲明，雖  
然沒有明顯的指責政府  
，但威脅却加在政府的  
頭上。這對於新閣的外  
交政策，增加了一個難  
題。假如贊成美國的扶  
日政策，新閣必定遭到  
全國人攻擊；假如容忍  
人民反美扶日運動，新  
閣必受到停止美援的壓  
迫。所以翁閣中王外長  
在這個問題上所發表的  
談話，真有難言之痛。  
以目前的形勢推測，這  
種反美扶日的運動，一  
時不致停止，這也就是  
新聞外交內政上的驚劇  
。(熙，六月七日)

熱河承德的戰事是  
以決定的。同時熱河戰  
後，兩方實力再經一度  
消長，夏季的東北及華  
北的大戰也會在一度調  
整部署後，而隨着到來  
是值得注意的。

(六月一日)

# 宛西烽火與鄂中江漢之間的潰瘍

浩

共軍劉伯承陳毅等部，五月初以狂風驟雨之勢，突襲宛西，與戰旬日，整個華中戰局幾致改觀：摧毀了入川入陝的一座堡壘，剷除了宛西民團這塊堅強的絆腳石，糜爛了半邊鄂北，更在川陝邊境的叢山地帶播下種子。這一戰，共方操之主動，疾如迅雷。國軍守西安，固鄭汴，正積極用兵於宛東，簡直不及防，完全處於挨打地位，使宛西民團圍圍打垮。

抗戰週餘，英勇無比，發揮了守土衛鄉最高度的精神，在周圍七百里的一片大海中，無論一村一鎮，大小據點，無一不白刃爭奪。共方挾優勢砲火，亦損失萬餘人。宛西二十年來在戰鬥中成長的優秀幹部，犧牲殆盡，老弱婦孺，傷亡累累。據估計，兵民死傷，達四萬餘人；由宛西鄧縣、鎮平、內鄉三縣團隊及難民全部退入鄂境的混亂情形看來，這數字可能是正確的。這種嚴重的損失，使豫鄂陝邊境的防禦日益脆弱，而在整個華中總體戰的觀點上看來，尤足為建立地方民衆武力的前途悲劇！

老河口是國軍康澤所部防地，工事早已做得很堅固。可是劉伯承第二、十一縱隊，為劉部精銳主力，以投鞭斷流之勢，渡過刁河、排子河後，直趨光化舊城及老河口。雖空軍整日飛臨阻擊，每日常川出動飛機五十架以上更番轟炸，但國軍的慘烈抗拒，終抵不住劉伯承的人海戰術，兩地於五月十五日、十七日相繼撤守。老河口不僅在經濟上是鄂北的重鎮，也是川陝豫邊境重要的軍事基地，有飛機場、小型兵工廠及軍需倉庫，為川陝豫邊區的補給站。

在三十三年抗戰中，曾一度淪陷，盟機轟炸，精華盡失。這一次的攻防戰，更殘破不堪，巨量的彈藥、軍需、物資，及大批米糧、黃豆、布疋、棉花、藥材，均未及搶出。當時情況的混亂，襄陽樊城皆被波及，而漢水下游江漢地區的季先念舊部及土共也繼之紛紛蠢動，圍窺扼入湖咽喉的江陵（荊州）及有一「小漢口」之譽的沙市。五月十九日，共軍荆江潛指部張健獨立旅一部五百人，直抵沙市二十里外的十洞橋鎮，襄南解放軍羅厚福部於攻陷沙市後，也由后港來襲，直抵江陵城外十五里的龍會橋。荆沙咫尺之間，交通隔絕，沙市隱聞砲聲，江面戒嚴，長江航運大受威脅，而守軍空虛，僅由荆沙保安隊應戰，一時緊張萬分。招商局搶運棉花的輪船，改裝機關學校的公教人員學生，以便疏散。幸而海軍江防砲艦趕來，宜昌綏署所轄潘文華部兼程應援，才解救了荆沙之危。但共軍於激戰後，仍潛散於附近湖鄉，

竹谿等縣，山嶺重疊，地勢險峻，素為匪盜淵藪，共軍未攻宛西以前，這一帶出沒的各色散匪即有六七千人，因此如火燎原，蔓延日廣，共軍很可能在這大巴山脈旁的荆山山脈與武當山脈間，建立一新的根據地，而與陝川邊境共軍呼應，並圖窺抗戰時由老河口入川要道的穀城、保康、興山、秭歸沿線各地，策動江漢地區季先念的舊部，以取宜昌。

鄂中大洪山以東江漢之間共軍的潛伏滋長，確是今日不容忽視的事實。根據漢宜江防指揮部所發表最低限度的估計：這一帶正規共軍約七千人，土共不下兩萬人，所以漢水兩岸鄂中一帶各縣，無日不在風聲鶴唳之中。國軍僅守着防範共軍偷渡，而守住了長江南岸湘鄂接壤的公安、石首、松滋、宜都，對北岸已顧長莫及。荆沙右翼的湖沼地區潛江、沔陽、以至於監利邊境，早成了共軍的盤據地。共軍及土共利用這一帶湖沼交錯，港汊縱橫的複雜地形，飄忽靡定，以大吃小，以強制弱，吃掉了這幾個不少的地方團隊和過境的國軍零部。漢水北岸的大鎮天門縣城，雖有該縣及潛江退來的人來策劃，使政工做得相當好，在日偽的壓迫下，人民很快的就接受了二五減租、換工等辦法。第五師陳大姐（即陳大脚）張健等部，經常的往來於大洪山邊應

山、隨縣、安陸、京山等縣，打擊敵偽。三十五年秋國軍包圍中原軍區，季先念所部六萬人由大悟山區宣化店突圍，分股入桐柏山區。除王震一部繞道入陝外，張健、陳大姐、羅厚福、楊震東等部化整為零，便潰散到大洪山周邊桐柏山間。三十六年冬，劉伯承由豫皖而馳騁鄂東，這一股潛在的有生力量，更日形膨大，豈今天已使鄂中以及江漢三角之間，處處潰瘍，蔓延不已。各縣都有共軍地方政府，對控制地區，施行著土地改革，鬥爭清算。以參軍獻糧運動，對抗徵兵徵實，於是稍有資產的地主商人，都蜂湧逃到漢口，以致武漢人滿為患。在漢口，租屋費用金條銀幣做例費，一個亭子間，動輒需銀幾百餘元（每塊行情七十餘萬），連素來冷落的漢陽也擁擠起來。而湖北人還執心着今年的大水，這比軍事更加使人恐懼。二十年及二十四年大水，漫過漢口張公堤，荆沙以下江漢三角地盡成澤國。今年三月二十九日人人注意的桃汛峯，竟超過當年的最高紀錄，尤其內湖反超過了

（下接第二頁）

# 浙大文院革新運動詳記

S · Y ·

## 浙大「文風」

(觀察杭州通信)

在國內幾個有名大學中，如果說北大精神是承繼了五四的民主傳統，

那麼，浙大精神可說是承繼了科學時代二十年

寒窗，認真苦讀的一經院傳統。浙大的前身是一個前清的求是書院，

接着是理工科的專門學校，所以從來支配浙大的精神，是講「格致之學」的理工精神。浙大

在全國各大學中以功課最繁、考試最嚴、學分最認真、及和體格最壞

而出名。它的地方色彩極濃厚，因而它的氣度

便不夠開闊。它在學校裏要教育的，是一

些專抱講義、死背書、攻八九十分的好學生；

給社會造就的是一批批安分守己，在自己的工

作部門上勝任而墨守成規，一輩子守着一個飯

碗，奉公守法却是默默無聞的中小公務員。你

在浙大所接觸的上一代人，所看到的各種事物，

以及所呼吸到的空氣，差不多全是經院派的

認真而瑣碎的精神，和陳舊而嚴肅的氣味。它

的舊式的師長絕對嚴肅主義，一味復古的傾向

加上矯枉過正的章則神聖，便是他們所標榜

所自貢的「求是精神」。

抗戰內遷，沿海和內地的人民，發生交流

影響，並改變內地的工

作，但自己也在這中間

接受影響而改變了自己

了；規模變大，成分變

複雜，具備了一點一個

國立大學的氣象，在生

活上精神上接受了時

代的影響。這中間，最

敏感最好動的年青的一

代，漸漸變成一股堅強

的求進步的力量，他們

把真正的求是精神從書

本擴展到對社會現實問

題的認識和探究上去。

而另一方面，強固的守

舊力量仍未變動，近年

來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墮

落因素又同樣滲入這學

究氣極重的純潔學府，

再互相結合，形成了一

股根深蒂固妨礙着學術

思想進步的頑固的力量

。人事上，一東南派一

和它扶持的校友派在學

校裏成爲一種支配一切

的人事集團，一部分無

所謂出身的人似乎還得

附驥他們，以求存在。

在純學術上說，浙

大爲理工科支配着，

沒有文學，沒有文風。

最足以對外代表一個大

學的風氣的文學院便現

得黯然無光。這是已經

接受時代影響的年青

的一代所不能長久忍受

的。要求改革的強烈的

衝動，終於一旦爆發而

爲一個波瀾壯闊的文院

革新運動。

梅氏一九四五年冬

逝世，其時早已代理院

長職務並任外文系主任

的是郭斌蘇氏。郭當時

是中文系主任兼師範學

院國文系主任，代理外

文系主任兼代師範英文

系主任、兼代文學院長

、校長離校又代校長、

還兼了一份正式的訓導

長，在當時浙大，真可

說是權傾內外，威望極

重。梅氏逝世，一般的

推測，院長人選如不從

校外去聘，除了他不會

有第二人。這時張其昀

氏適從美國講學回來，

文學院長的問題便不如

上述的那麼簡單了。張

氏是校長東南的學步

團的實力派，不如郭之

只要權力名位，實際上

並無羣衆。但當時學生

方面，文院三系中，外

文系和中文系全體和史

地系一部分，竭力阻止

張氏出長文院。爲了避

免郭張的衝突，中外兩

系三翻五次要求聘請尚

在武大的吳宓氏來長文

院兼外文系主任。代表

數次晉見校長，力陳

張氏所學的是地理，地

理本屬理學院，因爲史

地不分，當了史地系主

任已經免強，怎樣可以

進一步當文學院長？聽

說校長的回答很有意

思，他說張先生治的是

人「文」地理，和「文

」有關。當時爲張氏暗

中幫忙的人也希望同學

有什麼條件可以提出。

但同學仍表示反對，並

開文院迎吳大會。外文

系正擬第二天再見校長

長再呈上校長書，但在

當天下午下課後大家不

注意的時候，校長室的

人搶先把張氏繼長文院

的大佈告貼出來了。同

學十分憤慨，但以復員

遷校在即，無暇力爭，

只把上校長書公佈出來

，表示他們精神上的不

承認主義，並在梅氏的

追悼會上，當着校長

以下全校師生，痛快淋

漓地刻薄諷刺一翻，算

是出了年青人們的火氣

。接着郭斌蘇氏離開浙

大，接受中大之聘，聽

說中大請他做文學院長

他因爲在浙大既有這麼

同事，又拘於文人氣節

，沒有答應。兩年來，

關於這方面諷刺的言論

也不時出現，大體上總

算沒有出什麼問題，但

浙大文院今天的糾紛也

就在這裏種下了。

運動的展開

問題的提出，是以

思念梅光迪氏時代開始

的。接着建設性的純學

術性的要求便普遍熱烈

地提了出來。首先中文

系同學提出具體方案，

邀請全系教授辯論革新

問題，結果是不歡而散

。在他們百分之九十以

上簽名的上校長書中，

關於現行制度者，提出

中外文系合併爲文學系

，再分語文與文學兩組

。如其一時不能實行，

亦當先將中文系本身先

分語文文學兩組，並學

習兩系有關聯性的學程

，以爲兩系合併的準備

。課程方面，請增開新

文學概論、文藝思潮、

現代文選、現代文學討

論及習作、小說研究、

戲劇研究、現代詩歌等

，另外加強外文教育，

增設現代文學書刊，已

購圖書全部開放。師範

生加開應用文、語體文

教法、講習國語與國音

，更重要的是增聘能開

這些課程的教授。

外文系在浙大文院

算是新文學寫作活動上

比較活躍的。但他們

只是各個地在黑暗中摩

索，他們對文學有理想

，不甘於只學會幾個外

國字，講兩句洋話。但

教授們大多像教中學生

似的，教教講義，孜孜

講義便算了。也很少有

創作練習的機會。他們

的理由是：「大學本來

是殺滅天才 (Kill or

penis) 的地方，要

創作儘可不到大學來。

「牛津劍橋也還不過

是啾啾背背的。」熱心

文學的年青人，觸不到

一點文學氣氛，實在是

最苦悶了。這中間的人

事問題，他們特別認爲

是造成這情形的主要

原因。所以全體意見徵

求的結果，一致認爲文

學院不分工，結果是

兩敗俱傷，同樣要求中

外合系，再分語文文學

兩組。更以百分之九十

的簽名上書校長，要求

另聘有名望有文學修養

的人做系主任。

史地系最後也出來

了。他們以總人數百分

之七十五的簽名要求史

地分家。地理屬理院，

歷史屬文院，並歡迎張

其昀氏做地理系主任。

課程方面的不夠真認，

教授的缺乏，也頗多指

責。到今天，他們的系

主任張其昀氏辭去已三

週，而是否挽留，徵求

同學意見的結果，仍以

在保證史地分家前提之

下挽留的居多數。

哲學系剛成立，全

系四個學生，三個要轉

入理學院。

理學院

的糾紛

也

在

這

裏



系。人類學系共一個學生，他參加了要求革新

的工作。這是一個人有意義的價值而且屬於全體的純學術性的建設性的合理要求。

### 僵局的形成

本來在外國學術上軌道的國家，院長系主任這一類位置並不是什麼寶座，一個名教授才真高貴。但在中國，這種事務性的位置却被人看重，所以在此一

長室到註冊組拿取保存第一對，亦噤口無言，至今未作任何表示。這

時張氏回來，貼出了辭職的佈告，謂：「……最近同學匿名謾罵，捏造事實，任意詆毀，甚感痛心，其時德不足以服人，自應引咎辭職……」

而在一致文院諸先生書中又稱「其所受之攻擊，開為政治關係……純屬淺薄，早宜引退，此後願以教授地位

。這時一位法學院同學在外面主辦的報以「救國日報」自況的羣報，在讀者呼聲中竟登出

「一羣浙大學生來函」，大字標題為「張其時引咎辭職，全坤更應滾蛋」，語多刺激。校中登報報上又有四篇

稿紙公開張分二氏私人言行，並表示歡迎。校方就抓住了這點，於是一個堂堂正正的文院改革要求，竟成了壁報文

稿的糾紛，一個富有建設性的運動，竟被轉成一個校規問題了。

校方強迫壁報負責人交出作者真姓名，否則開除該出版股長。當時出現一張真姓名的學生

文稿，呼籲正視現實，大家都不可流於偏激，不應自尊自信太強，太

缺乏內省能力，指出學校應如一個家庭，敬老慈幼，共同維護學校前途。

中間一段，義正辭嚴：謂第一流的大學，本不應有這件糾紛，如今既不幸發生，唯有正

視問題，主動地謀合理解決途徑，並謂：「……同僚張院長繼任時的情形，如果學校長慎重一

點，或許可以避免今天文院的糾紛。既有今日，總是當初疏忽沒有

萬全，如果再來一次硬壓，即使同學被壓服，即使同僚出言，口口惡氣，片面的尊師重道

儘可找羣報依法起訴，各系會社團紛紛抗議，要求收回成命，代表大會決議不收成命罷課

三天後還要行動，僵局便這樣造成了。

### 僵局的打開

校方與同學的對立局面造成，一部分人彈冠相慶，京滬杭的官方

報紙擴大宣傳「浙大師生交惡」——教授罷教，學生罷課。杭州一

分報紙甚至用紅筆圈好貼到了浙大校門上。愛護浙大的人痛心疾首，

校長也知道這樣太不成話，於是大家力謀打開僵局，招待畢業生茶

會，召集一年級生訓話，講師助教會及一部校友也出面調停，大多數

同僚本不願破裂，這時四作者也自動出來。再度的教務會議，決定四

作者記大過兩次，留校察看，而遵守規章辦事

的出版股長竟也受了同樣的處分，僅免於被開

除。景誠之則學校根本不理，學校長的理由很

簡單：「這種報紙根本無人看，和他起訴法官

司，倒把他弄出名了，犯不着！」

這事的風波算是暫時平息，被處分的五個同學顧全大局，只好忍

受犧牲。

但這件事在外面引起的反響及其可能的後果確不能令人忽視。

當校內糾紛告一段落，張其時悄然返校

時候，想不到這一個學校內部的糾紛，竟反映在中央日報五月廿六

日的社論上。其中一段抄錄如左：

「浙江大學，在地方當局與學校當局互相推諉之下，被共

黨匪徒發展組織而成為指揮東南學運之中心樞紐。浙江大學混跡之共黨國際軍事間諜職業學生所組織之機構，盡人皆知直接受香港共產機關之指揮，策動京滬等地之

間諜暴動諸般工作。

子三案即為此等間諜暴動工作之首次暴

露。最近，該校職業學生又復脅迫名地理

學者張其時教授，因其為國民黨中央委員

，不許他在學校教書，必欲迫使他去職而

後快。」

因而該報主張一迅速逮捕作為禍首之共匪

國際間諜職業學生，立

即遣送至彼等心裏嚮往

之「聖地」匪區，一並

大聲疾呼「中國國民黨

人苟有自衛之感，苟稍有

天賦自衛之本能……何

若及早振臂而起，與共匪間諜決鬥？」

「我國當此生死存亡之關頭，豈可不操刀一割！」

嗚呼，從何說起，可怕可怕，紅帽一飛，「玻璃

自殺」已嫌不夠，竟需公然來「操刀一割」了

氣度了。

一校訓和浙大校歌裏一

開始就揭示的「大不自

多，海納江河」的大學

### 可怕的後果

糾紛是過去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張其

時辭職已經三週，各方冷淡，這和學校長一

有辭意，全校震動，全體多次簽名挽留，代表

獻旗慰問，各地校友函電交馳力勸打消辭意的

情形，完全兩樣。聞張氏一手經營十幾年的史

地系對挽留張氏做系主任徵求意見的結果，多

數仍主張保證史地分家的前提下挽留。外文系的同學仍在催促校方答

覆另聘系主任的問題。而文院各系，產生代表

組成的一浙大文學院革新促進委員會已正式

成立，純學術性建設性的要求仍將堅決繼續。

學生既不意氣用事，合理的合法，就只看校方的

態度了。

但這件事在外面引起的反響及其可能的後果確不能令人忽視。

當校內糾紛告一段落，張其時悄然返校

時候，想不到這一個學校內部的糾紛，竟反映在中央日報五月廿六

日的社論上。其中一段抄錄如左：

「浙江大學，在地方當局與學校當局互相推諉之下，被共

黨匪徒發展組織而成為指揮東南學運之中心樞紐。浙江大學混跡之共黨國際軍事間諜職業學生所組織之

機構，盡人皆知直接受香港共產機關之指揮，策動京滬等地之

間諜暴動諸般工作。子三案即為此等間諜暴動工作之首次暴

露。最近，該校職業學生又復脅迫名地理學者張其時教授，因其為國民黨中央委員，不許他在學校教書，必欲迫使他去職而後快。」

因而該報主張一迅速逮捕作為禍首之共匪

國際間諜職業學生，立

即遣送至彼等心裏嚮往

之「聖地」匪區，一並

大聲疾呼「中國國民黨

人苟有自衛之感，苟稍有

天賦自衛之本能……何若及早振臂而起，與共匪間諜決鬥？」

「我國當此生死存亡之關頭，豈可不操刀一割！」

嗚呼，從何說起，可怕可怕，紅帽一飛，「玻璃

自殺」已嫌不夠，竟需公然來「操刀一割」了

氣度了。

一校訓和浙大校歌裏一

開始就揭示的「大不自

多，海納江河」的大學

### 購叢書。請趕快

紙價連日猛漲，照這樣子，叢書不久就要漲價了，讀者要買叢書的，或者過去沒有買齊的，請趕快買，免受漲價的影響！

三十七年六月一日夜



# 生意經與外交

(遊美雜記之三)

何永信

## 剃頭也要先約定時間！

在船上半個月，上岸時頭髮長長，所以上岸後頭一件事是剃頭。跑進一間理髮店裏去，他們說：「我們這裏剃頭，是要先約定時間的（by appointment）。這真是奇聞，剃頭也要先約定時間！但我不肯認輸，看見那裏有許多空的理髮椅，便說：「既然是 by appointment，為甚麼這些椅子都空的呢？」他說，現在是吃飯時候（大概十二時半左右），客人還在吃飯咧！」我又說：「既然是約定時間，那麼我現在與你約定一個剃頭時間」。他說：「我們的時間表，這一星期都排滿了！」

也不知道是這理髮店因為我是黃種人故意和我為難，抑是這店的確要先約定時間。我後來去了三藩市別一間理髮店剃頭，那裏不但不要先約好時間，且招待甚週，相談甚歡。

三藩市的中國區（China-town）是美國城市中中國人區中最乾淨，最整齊，最體面的。在那中國區中，就算美國的機關，如郵政局，電報局，也用中國人。這裏的中國人，看起來比起別城的中國人體面些，論理應不至於因為我是中國人而剃頭也要先約定時間！

## 生意經與外交

在船上免不了遇到些美國人，既然是二星期的水程，不免有時談談。分手的時候，他們有些免不了說生平所遇到中國人中沒有如君者，願訂嚮交。這種話說了就算了，我記不得他們，他們也不見得就記得我。但有一美國人偏記得我，多方打聽尋到我的旅館來，且帶了一瓶好酒，來與我共飲（我在船上曾與對飲過一次，且均飲醉）。酒酣耳熱，他問我中國情形怎樣？我以為他要知道點中國的政治局勢，預備向他講政治協商會議的經過，馮歌爾的調解，內戰難方的形勢等等。我又以為他要知道點中國教育文化的情形，正預備向他解說胡適、郭沫若之分別，左派右派之作風等等。我更以為他要知道點教會的情形，預備給他說外國傳教士及教會的作為。正在預備起講的當兒，他說：「中國做生意的情形怎樣？可以賺得到錢嗎？」於

是我恍然大悟，知道他心欲的東西是甚麼，於是敬謝不敏，自己不是個生意人此道完全外行，不敢置喙。

美國人願與你談話的，十個人有八九個存這種思想——中國做生意的情形怎樣？賺得到錢嗎？美國文化是個生意經文化，那裏人的頭腦，在「一買」——「賣」。他沒有攫取中國領土的心，也沒有征服中國奴役其子民的心，甚至（除些軍人外，沒有用中國為基地來轟炸蘇聯之心，但他的確有從中國賤買得來而在美國賣出（或相反）的心理。無論他是廠家或批發家，或零售家，都有在中國這市場做做生意的心理。這種心理極為普遍，遂不免影響他的外交，美國所倡導的門戶開放主義等等，無非是要中國待美國來華做生意的人與由別國來的一樣而已。

十餘年前我經過俄國，也遇到了一些俄國人。俄國人問你的話可以從你的父親問到你的鞋子，但從來沒有問過你：在中國做生意的情形怎樣的。俄國人的腦筋，就從不往那裏鑽。這是這兩國對華的分別，由小可以見大。

從這觀點看來，美國人（及其他存生意經心理的國家）在中國一定擁護現成的政權，因為這政權與他們已有了條約商務關係，只有抓住這政權才可以取得為他們本國人在中國做生意的種種方便。從前英美之所以擁護袁世凱，其故在此。然俄國的對華外交既不以做生意為目的，而另有其他目的，而這些其他目的在擁護現成的政權而可以達到時，他則暫時擁護現成政權，但擁護現成政權不一定可以達到俄國的目的，他則擁護對抗的政權，民十五六俄國之助國民黨北伐，其故在此。生意經的外交與非生意經的外交，有其天然的矛盾性，對抗性。

## 五分一角商店

這次來到所看見的美國，與十五年前所看見的美國，有許多地方不同，其中的一個是現在沒有五分一角的商店（5—ard 10 Cent Stores）。

紐約的頭一座摩天樓（Skyscraper）叫做 Woolworth Building。Woolworth 這個人就是頭一個五分一角商店的老闆。在他之前，做生意的人都是打闊佬的主意，企圖以商品換取闊人腰裏金錢。想出以廉價的商品換取

窮人腰裏的五分一角的是 Woolworth 這位先生，他由此發了大財，至今留其名於紐約的摩天樓上。但這次到了美國後，入其五分一角商店，並無——或甚少——五分一角的東西，東西多標價一元以上（間亦有一元以下者）。美國生活費之增高，由此便知其嚴重。揆其原因，約有二端：一為現在美國也通貨膨脹，今之一塊錢不像戰前的一塊錢，他們的錢也毛了。然美國政府並沒有增發鈔票，他們的通貨膨脹是因為戰爭時期中軍需工業大大膨脹，人人都有工做，且大賺錢，而錢無處用去，今戰爭驟停，一般民生日用所需之物品，求過於供，人人搶購，物價遂高漲而通貨膨脹了。再次則為日貨之來源斷絕。五分一角商店，在戰前多售賣日貨，此貨不來，則一時美國生產機構又來不及大量出產如日貨之廉價商品，所以五分一角商店也只好改行了。

## 聽運動消息

上岸的第一天，就看見三藩市街頭街尾聚集十餘二十人在那裏聽播音，我初以為他們在那裏聽政治新聞。等到我也停足一聽，方知他們所聽的是棒球（Baseball）的比賽。這在我聽來毫無趣味的東西，他們却聽得津津有味。乃知美國一般人的興趣與我在美國做學生時初無不同。美國人仍極喜聽運動會的消息，酒吧裏你只要花一角錢要一杯皮酒，就可聽到賽拳賽球的消息，不但聽到，而且見到，因為這些消息是從播音機傳來，播音機上還有 Television 的一面鏡子，可以看到到賽拳賽球人的實在比武情形。

美國一般人頂好外面世界不這麼亂糟糟，亂得來使得他們頭痛，頂好外面太平盛世，他們好能在家內國內享福，靜聽運動消息。蘇聯之在歐亞膨脹，今天這國政變，明天那國革命，這在美國人看來，是蘇聯故意搗亂，迫到美國政府不能不去抽他們去當兵，一當兵就沒有現在那麼舒服了。這些美國人當然只怪蘇聯，不會怪美國政府，故美國仇蘇的心理，不恨於垣街的銀行家及工業的資本家，實在上上下下都人同此心的。

五月三十日於紐約

## 本埠讀者注意

叢書預約，本埠還有三天，六月十五日截止。紙價又漲了，預約格外合算了！



### 論作官與用人

原作者：浩然

原刊處：世紀評論三卷廿二期

現在中國政治，在中央表現的，是充份低能，在地方表現的，是普遍黑暗。這責任應當誰負？是不是應當由作部長主席的先生們去負？

不錯，現在生活高漲，公務員待遇過低，部下不易約束，是事實。近年來的法令制度，多半是閉門造車，不切實際。以致公事與現實脫節，難收實效，也是事實。在上者事必躬親，推行手令政治，名負其責者未必實有其權，也是事實。但是，中央也好，地方也好，他們負責的幾位先生，知道不知道這些低能黑暗的情形？他們曾經為打算改善這些低能黑暗的情形而作了些什麼？

無論何人，已經作到了部長主席，說他們不想把事情做好，實在冤枉。說他們貪污吧？則大多數先生們，實在不失為乾淨，有幾位確是廉潔的至於清苦。說他們無能吧？那一位不是經過金，得過文憑，學歷歷歷一大串？然而檢討他們的政績，還不是依然低能或黑暗？這又是什麼原因？

主席，他們的責任，已不是在辦事，而是在用人。他們已不須自用其才，而須要能用人之才。沒有用人之才，自己縱然廉潔，縱然能幹，縱然勤苦，終無益也。

何謂有用人之才，說來簡單，所謂知人善任是也。知人善任，理亦多端，而就其淺者近者言之，也甚為平淡。聽說那個人能力好，就用那一個，不管他與自己有沒有什麼關係，此知人也。看見那個人成績好，就重用那一個，不管他對自己恭順不恭順，此善任也。能知人自然對人可以不疑，能善任人自然待人有容量。知人而能容，善任而不疑，天下人才而有不願為所用者乎？

天下之事，莫易於作長官，而作小官最可憐。作長官的，祇要是不飯桶、不懶惰、不偏私，到任不要三天，所有的部下，都已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一個個都要感激奮發；羣思盡其所長，而天下之才，將不遠千里而來，求為所用。可憐奇人籠下的小官們，縱然有驚人的才能，無比的勤懇，稀有的公正，若是不會逢迎巴結，縱使你強姦長鳴，那裏能得到長官們的顧呢？

現在作大官的，不是不知道他們手下之無人才，也不是不知道那一個是人才而應該用？但是他們不是不敢用，就是不能用，或者是不肯用。不敢用有兩種情形：知道某人有能力，一旦重用，怕他脫穎而出，而自己的地位會發生危險，所以甯肯用低能人而誤事，不敢為事業着想而試用能力比自己高的人，此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就是心理學上所謂安全感，此其一。門戶之見過重，某人雖好，作事亦著有成績，但他是另一派系的人，如何可以用他？此其二。不能用者：知道某人是人才，心裏也想用他，但是疏不間親，新不間故，這個人不能為己左有一羣老班底所容，不是被排斥，根本進不來，就是遭排擠，不安其位而去。

原來善善而不能用者，乃是惡惡而不能去的结果。這個戀舊的心理，不是利害作用，就是情感作用。而這個情感作用，在私人不失為美德，而對於政治家却是很大的敵人。（情感過重則喜惡太偏，喜惡太偏則功過不分，功過不分則賞罰盡失，到了功過賞罰盡失，還談什麼政治？）不肯用也有兩種情形：知道某人有能力有抱負，但是有能力有抱負的人，必定有他的政策，有他的作為，而他的政策，必與現行的制度作風，有些出入，他的作為，必使現有的惡劣勢力，感覺威脅。用人者那肯以此買禍？一也。知道某人好，想用他。但是與他合適的位置，先已被人佔住。而這個人的背景，是有力量的人物，那好輕易得罪？結果是愛莫從心，徒深嚮往。二也。不敢用、不能用、不肯用，其動機不同，其不一也。才難乎？用才難乎？

原來用人雖然簡單，而能用人，却有他的條件。用人不須什麼技術，而須要一種風度。用人者不必具有什麼特殊才能，而必須有比較高尚的品格。再具體一點說：用人者必須以事業為前提，而不能以利祿為目的，用人者必要有作事的胸襟，而不能懷作官的心理。作事的心在事業，不能存己見，所以知道求人才，所以見了人才就能用，而無忌才任私之患。作官者心在地位，而事業次之，所以不急于求才，見了人才也不敢用、不能用、不肯用，而跳不出他一羣私人的掌握之中。

作官的必須先能自用其才，所以現在居高位的，每個人皆有一套本領，或機智多謀，或能言善辯，或吃苦耐勞，或撐持應付，當代諸公中，實在不乏其人。而作事者則必須有用人之才，而能用人者必有其品格與風度，有品格風度者，必有氣節。而現在政治上的風氣，不但不尊重氣節，而方在猜忌氣節，摧殘氣節（小報織，小報告，寫白傳，喊萬歲口號等等皆是也）。故今日裏，諸公中，以氣節著者誰乎？以膽識著者誰乎？以胸襟度量著者誰乎？作大官而能有所不為者誰乎？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誰乎？不得其職則去，不得其言則去者誰乎？

中國人求用之心最切，感恩之情最重，過於任何民族。你所提拔的人，真是人才，無論發展到何階段，他不會倒你的戈的，何況你既是他的長官，你總有幾個主觀或客觀的條件，先天的勝過他，怕他作甚？至於任用私人，是更有壞處沒有好處的。自己有了私人，局外人誰還肯為你盡力，為你用命？而你的私人呢？本來一個十分的人才，祇為了這層私人關係，表現上就要打個八折。為什麼呢？因為他有了私人關係，心理上多少有些倚仗，言語行動，容易缺少檢點，而格外引起他人反感，一也。旁觀的同事，羣以長官私人目之，成功時則信其全靠特別支持；失敗時則認為必係其本人能力不夠，二也。惟有一種人，他們猜忌人才，可以原諒，就是純以私人關係取得高位的人。但是何以有些努力奮鬥出來的人，也不知求才呢？有一種人已謀私利益的人，但是何以有些廉潔自持的人，也不能用賢呢？

原來用人雖然簡單，而能用人，却有他的條件。用人不須什麼技術，而須要一種風度。用人者不必具有什麼特殊才能，而必須有比較高尚的品格。再具體一點說：用人者必須以事業為前提，而不能以利祿為目的，用人者必要有作事的胸襟，而不能懷作官的心理。作事的心在事業，不能存己見，所以知道求人才，所以見了人才就能用，而無忌才任私之患。作官者心在地位，而事業次之，所以不急于求才，見了人才也不敢用、不能用、不肯用，而跳不出他一羣私人的掌握之中。

### 本刊售五萬元

讀者先生：本刊每份四萬元的售價，已經維持了五期。在過去一個月中，各物皆漲，但我們還是儘可能的不加價。我們希望讀者先生對於我們這種努力，能夠表示滿意。現在紙價已經漲到八百萬元一令，排印工費亦增加，我們現在勉強加了二成半，自本期地，改售五萬元一份。